# 西厓集 三

劄
書狀

共十冊

#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五

## 劄

### 論遼東咨兵陳事宜劄 壬辰六月在義州

臣於病中伏見遼東咨文不覺痛心失圖我國別無失道致兵之由終始不過為 中國守義不回以至於此是則天地神祇實所監臨惟其近日人情於應對辭命之間不能據事直說明白痛快而每欲遮截掩覆欲說不說使我國本情無以暴白故 中朝於我初無嘉獎矜悶之意而反有督過之謀良可痛心且聞 中朝將令解倭語者直抵平壤與倭人相對問其緣由云此亦未知出於何意萬一黠桀之徒巧作虛言加我以不

測之言以爲離間之計 中朝之爲使者亦必忠信慮
遠之人或爲甘言厚賂所動而返則是我下見逼於倭
賊上不白於 天朝其爲狼狽尤不可勝道矣大抵天
下萬事惟勢而已勢去之後隨事生梗況於異國之人
乎近日中原之疑我者非一緩於報變一也請兵不早
二也不存接唐人之哨探者使之飢困道路三也旣請
兵而又言糧餉匱乏四也唐人請我國嚮導之人而時
無一將一卒立於眼前五也自古雖危難之極而 乘
輿所在之處必有扈衛之兵今則蕩然無存自他人視
之晏然如平日六也國將危亡則必有拔袂泣血忘身
赴急之臣而一時氣象徐緩寬縱應對酬酢率多後時

七也夫如是安得不起唐人之疑而致其呵責耶今此
咨文回答所係非輕難同泛常惟望令該司登時速報
痛陳明白而已臣至愚極劣無所知識然歷觀前史凡
享國長遠未有不中衰而復振者況我 國家仁深澤
厚 宗社靈長豈有一爲狂冦所棄而終至於不可爲
哉今庸人淺見不能爲國長慮徒聞賊兵頗銳置國事
於無可奈何之地都無向前振作之氣依違苟且僅度
時日既請 天朝之兵而百事未措令人痛心不如無
生 天朝頒賜銀兩欲以犒軍而力戰之士赴募之兵
曾不得一霑如臣有罪無功者反紆重賞惟此一舉亦
豈不使軍心解體乎臣之區區所願惟在堅定 聖心

於興衰撥亂之地驅策群臣勿使少有解惰之氣申明賞罰振作士氣收召潰散且與唐將痛陳利害之爲進取之規彼此恊力死中求生然後今日之事庶可爲也臣不勝螻蟻惓惓之忠呻吟作字語無倫次不勝惶恐

## 陳時務劄 壬辰十一月在定州

今日事勢已到十分危迫無復着手處惟日望唐兵而遷延不來已迫歲暮夫我國爲 中國致忠亦已至矣今此受禍亦惟 中國之故而中國不急相救以階天下之亂使中國有人謀事必不如此矣今自順安定龍川竭公私之儲積聚糧料幾數萬餘石惟恐一朝倭兵猝下而更爲餌賊況我軍之坐食者日費甚廣男負

女載連絡道路而一道事力無復有毫髮之餘若此之
勢其可遷延乎臣故願以此等事情明白說與唐將得
其決語而指揮群帥以一軍情使無遷延等待之意爲
死中求生之計可也且臣又有所達國事危急至此所
賴而有萬一之幸者人心也人心若解則益無可爲凡
軍功爵賞及免賤免役等事皆爲畫一之規有司即日
施行以應古人賞不踰時之義又軍民之捕賊所獲者
勿論多少雖金玉錦繡牛馬即與捕賊之人官不得推
人不得奪愚民知一身之利在於殺賊爭起射賊則賊
勢庶幾少衰矣竊聞方伯之臣或有捕賊所得者如常
時賊贓之例必令上使若不滿元帳之數則囚次知督

徵民或以己物代之故傳相戒勑不復捕賊云臣願速
爲下諭諸邑如向所陳定爲恒式可也江原一道介於
慶尙咸鏡二道之間山林險澁而道中軍丁雖不甚多
山峒之間射獵爲生名爲山尺者其數不少若能以重
賞購集優恤其妻屬而散處伏兵或晝或夜出沒勦擣
則賊兵之往來北路者首尾斷絕而東南形勢可以相
通矣京城收復之勢臣意亦當分而三道楊州抱川積
城永平加平等邑之軍則屬於一將如高彥伯者遮截
東方喬桐江華高陽交河等邑之軍又屬於一將遮截
西方漢江以南廣州果川水原等諸邑之軍又屬於一
將遮截南面三面合勢迭爲掎角賊少則分兵設伏賊

多則合兵攻勦又使董臣通行節制義兵官軍不相渙
散進退遲速不爲異同然後形勢壯盛而賊始可圖也
仍使江原道軍與東面之軍合江華義兵與西面之軍
合忠淸全羅之軍與南面之軍合或引其前或摧其後
相機乘便齊心一力四方俱合賊如罝中之兎而京城
之中亦必有內應相應者矣今聞諸處義兵各戀鄉里
各自屯聚惟日捕數三零賊騰書告捷而未嘗一犯大
賊且官軍與義兵判爲二物進不同進敗不相救以此
聲勢孤弱日就散亡終無滅賊之期昔唐時起義之人
如巡遠之類固將聽其節制於李郭無疑豈義兵自爲
義兵官軍自爲官軍乎今時悲無淡亨且然其渙散離

合之勢不可以不爲之區處也自生變以來無一死難之臣皆以奔竄爲得計甚者聚道内精兵自衛其身纔聞賊報遠遠逃避此亦急急戒飭而賞罰加焉然後人心庶可爾厲也慶尚道爲賊所躪藉間其處人心頗奮厲討賊而只年穀大無軍糧民食蕩然無餘慶尚左道潰則右道不可保右道潰則湖南不可保湖南潰則忠清道次第受兵而八方無一寸乾淨地矣今年全羅道頗稔願令湖南之粟次次輸賑於嶺南右道且與左道相資又別設募粟之官急急區處以救塡壑之急然後南方庶可保矣四方邊報應酬之事一刻急於一刻昔秦時報事之人留司馬門三日而識者知秦之亡臣

願今日邊報亦劃即施行不出一二日日不足則繼之以夜可也且賊剽悍輕生善於突鬪鐵丸搶劍皆爲利器我軍不能當而四方主兵之人不能因勢利導每聚烏合之卒以多爲貴約日徐趨而瞭望不審斥候不遠賊之間諜甚多耳目四布我之動靜彼皆先知故我軍每戰每敗臣之愚意當精揀銳軍隨其衆色自相誌別散布遠近潛相約束或晝或夜出沒無定隨其所遇而輒爲攻勦又不定處所使賊莫測多少如京城四面數十里之內無不如此至於城內亦設計焚刼使賊驚然晝夜不得休息則不過十餘日而賊氣大挫矣計不出此如江華義兵官軍入處海中虛費糧餉而已成老師

以至歲暮曾不得出一步與之廝殺此乃避亂之兵非
恢復之計且崔遠之軍身負蓋草而無人色累月飢凍
僵屍相望如遠庸劣固不可望其有爲而　朝廷亦不
區處使無辜之兵自至澌盡而莫之顧恤四方傳聞豈
有意以勤　王爲心且京城之賊亦必有聞而笑侮者
臣竊痛焉前聞全羅監司權慄亦屯兵牙山已久聞水
原有賊不能前進近聞移師向西監司以主道之官離
任遠來固亦非計然既爲上來亦當如臣所陳先抄精
兵分配猛將勦殺京城之賊以壯軍聲則亦勤　王之
一助也而似與前日擧措無大相遠此不知形勢與兵
事之過也臣觀諸將中惟高彥伯頗有爲國之心且有

心計而權任不重所掌只揚州一邑之軍故終無所成
矣今武將中已在高位者多惜身占便不肯爲國任事
惟當勿拘常規如古人所謂拔卒爲將若洪季男者既
爲堂上亦借助防將之號使之合力擊賊恐無不可也
賊與我民雜處城中幾與相忘此勢可乘若能設計乘
夜勦擊內外相應數郡俱發則如咸興梁宗所在可以
蕩覆而枝葉次第可平今不能然先捕零賊使賊知而
預爲之備而各處官軍相環坐視不爲方戰殊可痛也
且臣聞宋言愼自入南道民聞巡察使之至遠近俱集
其數甚多不久以罪遞免道內民心無所係屬相與號
呼涕泣至於旬日然後乃散云言愼處事雖一書且不能

知但北路之民久淪賊中一聞朝廷之官在境其勢將合而遠即適罷之無代之者雖有防禦等官名位不重不足以鎮壓民心臣竊歎焉言慎前在熙川遲徊累月固不無其罪然其適免當在於遲留熙川之時不嘗在於已在其道之後時難得而易失事易去而難追得失之幾相去日遠此等處置　朝廷十分量察毋失機會此又臣之所望也臣以無狀曾忝大臣從國事至此萬死無惜今之所陳贅談俱不合宜　朝廷必已施行而臣未及聞知但艱時事一日危於一日摧心切骨日夜流涕零碎者不及盡陳謹撮其大槩仰備　採擇區區之忱伏希　少加憐察則知咸興一本作知咸興則

陳時務劄 癸巳十二月

臣本以庸鄙冒當國事於危亂之際晝夜思度不知攸
濟而徒見萬事奄奄日就於危迫之地非臣不才所能
裨補萬一臣且悶且懼謹以管窺所及條陳如左惟望
聖明採擇施行此賊退據慶尙道沿海積糧明春三
四月間必更肆吞噬而今無一道當賊先受敵今都元帥
權慄無軍在其人之巡邊使李薲雖在宜寧所率飢兵不
滿數百而閑山亦有病不能堪其陣空居恃此兒戲等又
踽踽相聚於宋以先鋒間不敢向賊所在之處晉州城池
頹完軍兵頹壞器械多在而兼討必至於爲陷敗即今
日之勢又萬萬不侔於前賊若一動全羅以北更爲長

驅之境今無一不保則兵能爲國守斯亦守土而已而雖
有天兵何能救我邪臣之過計每欲擇要害設險堅
守令民有事則入保無事則出耕賊進無所得退有躡
後之兵不過數日將逡巡自退此今日不易之要務也
若不急時措置則國之存亡未可知也臣自今年春初
屢陳砲樓爲守城之計苟能成此而多備火器則萬無
一失故臣在東坡固已移文於下三道觀察使令隨力
設之而至今未聞一處舉行者蓋人情狃於因循憚於
作事徒以滅賊之功付諸天兵皆斂下者又望賊兵自退
以冀天幸拱手無爲應文塞責不知事機之遠日甚一
日分寸之陰莫非可惜似此悠悠已迫歲暮明年之事

又將崇何夫需者事之賊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
至故古人於經營屯難之際雖以好謀爲貴而亦必以
能斷繼之也臣前日憂晉州必爲賊所窺嘗以此說通
於故慶尚監司金誠一誠一獨甚信臣言卽巡視晉州
相其迂直之勢欲設八座砲樓卽發民始役材木已具
而誠一病死竟不能成而晉遂以陷嗚呼豈非數耶何
不幸如是耶臣竊觀倭賊乃海島蠢然之種初非有深
謀遠識而頗熟於用兵自釜山千里連營深入人國其
一屯之卒多則千餘少或數百中開一路如蟻往來而
兩邊相望之地皆我土我軍挾立觀覩而經二年未能
攻破一屯者非但勇㥘之異勢也益緣賊倭最善占得

形勢其置陣必在左右顧眄高山絶頂之上又其木柵
堅固壕塹周而柵必塗上鑱可以禦矢石而多穿孔穴
以便放炮故人不敢近如平壤之牧丹峯中和黃州以
上所經一路莫不皆然至於京城內賊知歲周太閤難
守則只就南山諸麓排布絡羅所作土窟亦必曲曲相
對所守雖少而砲道所及甚遠是其賊謀狡黠多般揣
摩慮患備悉而我國所謂將帥之類全不知此意其於
形勢所在冥然莫察而徒聚十百烏合之卒奮臂瞋目
謂可以戰及其遇賊則奔北恐後無先定之計無必守
之地游移徃來如浮萍之相推於江湖而莫知所適以
此能禦大賊雖童稚猶知其不可也兵法曰地有所必

守城有所必據故守白馬之津據蜚狐之口則天下之形勢在漢潼關不守而長安不保白馬炭峴不守而百濟以亡此其已然之驗也而今者中外之人皆忽焉莫省臣竊惑焉臣於湖南一路未嘗親歷然其自慶尚右道而西則南原順天皆巨鎭而其次全州羅州等皆係必守之城南原則前日駱參將修治城壕但我國人心怠慢無比他人已成之緒必欲破壞未知尚無侵毁與否至於順天羅州全州則雖有城子而想必齟齬及今修治前去三四月賊動之時尚有數月如施樓功役不多猶可及設若民力不足則調發忠淸全羅道僧軍數千名旬月之後可以有爲雖似臨渴掘井與安坐待亡

者有異矣大抵今日之勢財殫力竭人民死亡殆盡春回頓無耕作之意勿論賊去賊來而已無可支之勢若不稍爲區畫爲且戰且守之計數月之後生類皆盡國事更無稅駕之地矣臣不勝寒心至如山城修築事前此屢　啓如長城縣監李貴乃一小邑之守尚能修築笠巖山城以此觀之凡事患不爲耳爲則必有其效要在當事者盡心與否而已至如慶尚右道雖甚殘破不無收拾措置之路而今既晩矣然臣意嘗以爲欲全湖南其防守當自慶尚右道始若右道一失則湖南無蔽障之地四散衝突之賊誰能禦之臣秋間在右道意於宜寧三嘉高靈丹城安陰等處地勢險絶皆有古城若

漸修築勸民以生道則民亦當樂從故知委于各官三嘉之民首先趨令欲築山城圖地形來示而臣上來又三嘉適縣監其後絶無聞矣今若湖城鄰近自宜寧來言郭再祐亦欲築宜寧山城屢屢言之於委贊云此亦當有以圖之臣竊觀今日人心專責討賊之事於天兵雖有可行之策略無措置之意自古請兵於他國而恢復者主張在我而他國之兵爲我助援而已比之攻病我則元氣也他兵則藥石也藥石攻疾必資元氣若在我元氣寡然漠然則雖有萬金之藥安所施之 國家遇賊二年賊退京城已九箇月其間日月皆爲虛度駸駸然日趨於淪覆之域而不悟豈不痛心矣乎今八方

塗地財穀彈盡人民狼藉于原野盜賊群起可虞之事
不但外賊而已此臣之所以俯仰搶心而不勝傷痛者
也 朝廷每以一紙文字傳喩於外方而外方不時奉
行悠悠到今無可爲者全羅道則前者再三申勅慶尙
右道之事別爲通諭于都元帥權慄使之隨勢措置而
專委一人如星州牧使郭再祐者監主其事來春初農
事未始之前或發僧軍或曉諭固城陜川宜寧三嘉等
處避亂圖生之民漸次修築而令傍近之民各以便宜
入保聚公私蓄儲於其中淸野以待賊來則入保賊去
則下山耕種此計若成則右道庶有支保之望而天心
之悔禍可冀也

陳時務劄 甲午四月

伏以臣本庸才 聖明不察臣之無似委寄過分國事至此臣罪爲多今艱危日甚顧以扶顚持危之任更責於已試不驗之愚臣此不待智者而爲 國家寒心者也臣亦自量已審且知大厦之支非一木之力積習之變非一日之事日夜泣血捫心欲辭避不稱之任而奔走致死於疆場之外是臣之願亦臣之分也臣聞殷憂啓聖多難興邦蓋以治平之世人情安於故常俗士溺於邇見又有狹小偏滯之論疑亂名實破壞大體雖有先事之言常患於不見信救時之策常至於不得施至於敗滅之後人心危懼從事之失不得不懲創善後之

圖不得不經營天命以此而再續國脈以此而更圖古之享國長久者或因中衰而復振以至於千百年之安以此觀之殷憂多難豈不足爲興邦啓聖之資也耶此則在 殿下加之意而已嗚呼 國家近日之禍自有東方以來所未有也既有所未有之禍變則其所以救之者亦不可以尋常擧措而豈其有濟也明矣譬如膏肓之病非溫平可口之劑所能治之必須得大藥醇丹蕩滌腸胃之積痼而養出元氣然後始可回生今日之勢何以異此 國家當初乘倭賊退歸京城旣復之後汲汲爲自強之計以之積穀訓兵收拾瘡殘措置規畫日不暇給則今已經一年必亦稍有頭緒可以承藉舊

發憤爲中興之基計不出此中外之臣不能深惟長遠之
慮惜偸圖事而一切玩愒浪費時日專以討賊之責付
諸天兵而自己所當爲事全不講究軍政未嘗修繕糧
餉未嘗經紀民心未嘗收拾百事紛紜眩亂顚倒如行
雲霧之途而孑遺民力更無分寸之餘誠可痛心今日
急務亦不在多言惟急行便民之政使四方聞風曉然
有再生之望然後又因時變通措置糧餉聚諸京師以
其食招募精勇之士晝夜訓鍊皆成節制之師可以禦
外侮可以消內變　國家之勢安如盤石矣往時　朝
廷狃於昇平不修軍政只以民兵數千上番京師皆畎
畝荷鋤之氓不知戰鬪爲何事該曹又以徵贖侵剝爲

事多聚布物以為私用而實未嘗一番操練猝遇事變烏合之卒如不繫之馬奔逸四散不可復收變故之後尚未有以懲毖前日規例而循途守轍依舊推遷且四方皆已蕩敗諸色軍應上番者百不一來京城空虛但有飢餓代立之卒數三百以此欲以捍禦天之強賊而振已衰之遺緒不亦難乎近者訓鍊之軍人頗樂爲應募漸多而亦限於無食不能多聚恐歸於無益若食不足則人不可聚人不可聚則兵不可鍊此必然之勢今國廩空竭經費之外更無餘儲雖欲鍊兵禦敵計無所出臣靜思默念百分籌度而近得一策常時騎兵上番之數合二萬三千七百餘而各有三保則共爲九萬餘

人步兵上番之數一萬六千二百餘而各有一保則共
三萬二千餘名摠計十二萬二千此乃平時上番騎步
二色軍戶奉足之數也至如甲士之上番者四千六百
四十而各有二保則一萬三千九百二十名定虜衛上
番之數二千一百六十一各有奉足二人則六千四百
餘名別侍衛上番之數一千一百十九而亦有奉足二
人則亦合三千三百餘名而他色軍不與焉此外有各
司奴婢臣前在己卯冬爲刑房承旨取考元數則三萬
七千餘名口其後以公賤役歇漸次增添其數不止於
三萬七千矣此外有各司諸員合一千一百七十七戶
而各有奉足二人各司皂隸合二千六百二十八名而

各有奉足一人又有掌樂院樂工七百樂生三百而各
有奉足二人其數亦三千矣此乃平日各色名數定額
其間有流亡未充之處而大槩則如此矣今於兵亂之
後不可以平時之額求之想存者無幾然全羅忠清道
以及慶尚左右稍完郡邑江原黃海道京畿等處遺存
爲役者應亦幾至十萬或過之矣若除其上番各捧人
一石米使爲糧餉則其數將至於十萬餘石而勿論年
麥大小米大小豆齊數納之則甚爲輕歇而人情大喜
矣因於京城召募四方精勇之士亦勿論士族庶孼公
私賤有無役只取其勇力得一萬名分爲五營營各二
千人依法操練則是京城之内常有一萬精兵而根本

壯國居重馭輕之勢得矣蓋一萬名一年之糧乃四萬四千石假使更出數千餘石日給人三升使庇家屬亦無不足之憂因以所餘數萬石別儲軍資爲食兵之需不管於戶曹之經費則三年之後所蓄當倍蓰而軍食不可勝用苟食足而兵強則何爲而不成何賊之足慮哉一萬名之軍亦當分爲二番每番恒留一千而其五千則別於京畿肥饒閑曠之地大備農器農牛種子分屯作農如曹操許下屯田之法而使自食其半官取其半則資食之路日廣而應募者相繼雲集矣夫三代寓兵於農唐初府兵之制亦倣古制先儒義之然其世變日下禍亂繁興則兵農不得不分故自唐中葉以及宋

元　大明皆不得變使兵以衛農農以養兵其勢然也
我朝上番之制得附兵之遺意而至于今日皆未鍊之
徒無一可用於戰陣者不但不因勢變通以適於宜亦
其理也至於外方之事則臣前日所陳鎭管之說已畢
大綱綱旣舉則節目自當隨之臣請略言之兵法曰以
分數管轄爲重然後條理從出號令通行洞然無礙參
差矣故中原將官勿論大小高下皆有所統之軍平時
盡心操練一有事警以此徵用各處之將合率宜營發
于一處而行其軍卒亦習隷於其將而知其終始相隨
故畏而愛之不敢有苟且之心雖使之赴湯蹈火豈有
潰散之患乎我國不然兵不隷將將不統兵平時邈不

相扶一遇警急皆聚兵田野閭閻之間騷擾不知所屬富者納財而圖免壯者駭散而之他所謂色吏都訓導等乘時作弊哄嚇侵督無所不至畢竟稍堪赴戰者盡皆脫漏而貧民之不能自免者苟充其數未及出境而逃走相續比至軍前盡亡無餘今日之事是也夫使一道之内有鎭管之法郡縣大小之勢不得不相維又於一邑之内別擇其地品官中有計慮自愛其身不敢犯法者使之主管各面抄兵之事從其壯弱分類抄出爲上中下三等守令親自點閱且令被抄之人各發其號編者畧名以上烏示其抄兵之人嘗時設法操鍊而有事則即使其人領赴軍前凡有逃散不精之弊皆令自

任其責則不敢一不盡其心而軍政稍清矣因今上等之卒循次赴戰而中下之民資給軍糧焉皆前之無臨時騷動之弊無更胥作弄之端絲牽繩連次第順序而不復如曩時之無緒矣前於 啓辭中略發其端已為知變四方而其後猶聞抄軍尚無條理民弊萬端所謂可用之兵則無一赴戰者弊習之難祛也如此可勝歎哉夫因地之所有以生財則財不可勝用因財之所裕以聚人則人不可勝紀順民情之所欲以圖功則功無有不成臣前日所謂事得其序然後有條而不紊物理其本然後力省而功多者此類之謂也且臣又聞撥亂反正雖在於足兵足食而其要尤在於得民心得民心之

本不可以他求惟當輕徭薄賦與之休息而已 國家
田稅則輕於什一民情不以爲重但稅外之事如貢物
進上及各節方物被侵之事甚多而其初磨鍊貢物之
際不以田結之數均一平鋪大小之邑多寡懸殊故一
結貢物之價或有出米一斗二斗者或有出米七八斗
或十斗者民役之不均如此加以往來道路之費各司
捧納之時爲奸吏刁蹬操弄出費百倍入於公家者僅
十之二三而其餘皆歸於私門至於進上之弊病民益
甚此亦當初制法則未必如此而行之百年人僞滋騰
弊端萬千今若卽未變通則民生更無蘇息之望而關
讎無嶺崎之路臣常以爲處置貢物則當以一道貢物

元數總計幾許而又計道內田結之數參詳畫一裒多益寡勿論大小邑皆一捺磨鍊如甲邑一結出一斗則乙邑丙邑亦出一斗出二斗則道內之邑皆出二斗如此則民力均平而所出如一矣方物之價亦依此均布或米或豆以其一年一道所出方物之數從田結均定所納每結不過出升合之微而民不知有方物矣其進上亦然皆以米豆出價以上諸條所收全羅道則納于群山法聖倉忠淸道則納于牙山及可興倉江原道納于興元倉黃海道納于金谷助邑倉慶尙道則待本道蘇復間納于本道以爲軍食咸鏡平安道則留貯本道而其五道米豆皆令輸到京倉各司貢物及方物進上

計物定價如濟用監進獻苧布價木之例使有司貿用而若軍資不足及　國家別有調度之事則貢物方物進上量數裁减而米豆之藏在庫中者不煩換作而取之無窮矣臣聞　皇朝無外方進上之事只以十三道贖銀付光祿寺凡進供之物皆貿買而用之若有別用之事則以特命减膳而用其價銀故遠地之民不知有輦載輸運之勞而四方工匠百物無不湊集於京都如輳潤海求無不得而京師日以殷富田野之民晏然安業此其立法之善我國所當取法也常時　國家京倉軍資幾至四十萬石議者尚患糧少今但有數千石朝夕懍懍無時月之蓄勢迫事急無過於此昔越國生聚

然後訓鍊訓鍊然後復讎苟不生財而聚民則雖有善
策將何所施故今日之事當捐去雜事略浮文敦本實
限十餘年惟致力於糧餉訓兵不以一毫他事參錯撓
奪於其間然後可以快復大讎而弘濟艱難矣今民窮
已極事勢危迫塗炭倒懸之苦不足言也臣之此言若
行則國有餘蓄民有餘力數年之後氣勢駸駸惟所欲
爲而不難矣此外細碎節目其端甚多今不敢毛擧伏
乞 聖明深惟恢復之長策痛念國耻之未復汲汲於
挽回民心以爲祈天永命之本而一日二日念念於生
財訓鍊之策惡衣菲食勞心焦思又策勵群臣一變因
循之習以振大有爲之志則一時賢智之士皆將輻輳

並進爲國家任事而不憚矣如臣者昏昧謬妄最居人下冒當重地有愧具瞻語曰工欲善其事必善利其器人才國家利器也豈有人才劣下而時事得濟者乎況臣有老母年過八十亂離憂撓氣息奄奄朝夕之間死生難保臣抱慈耿耿恐不得終報 聖恩而顚仆溝壑目永不瞑故謹以管窺之見造次陳達至於言之可採與否臣亦難必

辭職劄子 甲午五月

臣本以無狀中年早嬰疾病自喪亂以後積憂傷心精神筋力擧剝殆盡連年重病幾至死域伏蒙 天地雨露之恩得延縷線之命而大病之後衰憊轉劇諸證雜

出治益沉痼加以心火極熾晝夜怔忪目不交睫今已
四十餘日矣以此元氣益弱心神昏憒思慮所及率多
顚錯只念國事艱危而臣身猶在重地不敢自安於養
病往往備邊司郞廳以公事來問臣於眩亂昏惑之中
信口答說以備群議之叅互而亦自知踈漏謬妄致誤
國事尋常憂懼不知所出至於近日　叅聞賊情之事
臣曾於病初危劇之時得胡叅政書帖私心以爲此乃
國家重事處置所當周詳蓋以我國方有累卵之危
若外不振於寇賊內失懽於　天朝將士萬一天心尚
未悔禍運氣猶復蹇屯變故之外又出變故則事有所
不可言者以此忍病作　啓草上達愚意而於臣之心

亦不敢自以爲可採也臣自病伏私室以來除問病議
藥之外見人不多惟傳聞前日 引見備邊司宰臣而
未聞陳達之辭云何今朝伏承 聖敎臣拊膺叩首泣
血稽顙求死不得所 敎怪說異論者臣未知何事而
陳 奏還就之事則臣之頃日一 啓實爲罪首夫以
人臣謀國失宜旣不能運奇制勝以復 廟社之讎又
不能度義揆事上慰 君父之意其罪固不容於刑章
更將何說而自解耶臣因竊自念自古大臣之任謂之
棟樑棟撓樑壞家必覆敗故曰朽木不可以爲柱平時
尚然況於危難之際乎臣昏愚庸劣最居人下從前誤
國辜 恩非止一二不幸頑喘苟延後死他人乃於板

蕩之後更冒此任人非鬼責叢集一身而疾病癃癘悉無
復形狀殘骸弱息奄奄如泉下之人以此尸居餘氣其
能堅其折衝禦侮維持國論乎必無是理也古人云時
平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世亂則智士馳騖而不足當今
天步艱難海波橫潰而鼎軸之地顧使如臣者居之
臣未知 國家今日之勢更堪幾敗耶臣居則獨語歎
息卧則暗涕霑襟心懷焦煎積成痼疾臣非敢自愛爲
國家慮也臣前年四月得病至六月晦間始起因即
南下路中重得瘧痢瀕危僅甦今年所患又是癘氣所
感再次發熱熱退之後大勢雖減而已敗之氣塡補極
難種種餘患逐日添生腹肚虛脹呼吸俱碍洩痢頻數

痔腫大發飲啖專廢肌膚未實冷汗如瀉臣雖頑固亦知國事至急欲少俟氣力稍復扶曳隨波試於房戶之間暫時起動輒復委頓轉輾枕席已過數月公私狼狽罔知攸措今又奉讀 下教隕越驚惶欲死無地昔元昊擾邊而大臣有病居其位者其時諫臣以爲政府非養病坊即爲彈劾改拜他相今以臣昏劣病廢職事至於累月而 朝廷尚無處置亦可以知公議之不行也
伏望 聖慈深惟國事之急憐察微臣由中切迫之懇
亟命鐫臣本職改卜賢才以濟時艱則非臣之幸也
國之幸也

措置沿江屯堡劄 乙未正月

伏覩頃日 備忘記下備邊司因李德馨所 啓措置
沿江屯堡事以臣在告 下問諸臣之意臣不勝惶懼
感激之至 聖旨所諭汪立信之議臣曾已參商我朝
鎭管之制爲近之而即臣前日所陳者是也竊嘗論之
東晉與南宋其立國江左則一也而晉猶能以長江禦
劉石宋不能以禦蒙古者何耶蓋晉則有藩鎭之制合
數郡而置一大鎭使大將領之兵力不分故其勢足以
當一方之賊如桓冲陶侃之流皆控制千里史言陶侃
之政云自江陵至白帝數千里道不拾遺者可見也宋
於立國之初懲唐末五季尾大之患罷藩鎭之權而悉
爲郡縣其衰也兵分勢弱賊至一郡一郡破至一縣一

縣破不足以制戎虜內侵之禍故汪立信建議請以江
淮諸郡合爲四大鎭而盡出內地之兵并力禦胡時不
能用而其後文天祥亦陳其策元將伯顏聞立信此策
亦以爲忠臣而厚撫其家以此觀之雖當危急之際而
未嘗無可救之策也我朝鎭管之制大槩有此意特以
其權不專不能行其號令而昇平已久解弛滋甚無以
振起故耳臣竊以我國形勢論之無有如都城之險固
盖漢江與臨津環繞前後東北則有高山大嶺橫截遮
蔽而西有大海環之即所謂天險也　祖宗朝京畿有
四鎭管而水原廣州二鎭在漢江之南而爲其門戶楊
州在國都之左以蔽東北長湍在其後專備北方江華

喬桐二邑人在海中故無所隷屬而使之專力於防海其布置規模亦略可見矣忠清道四鎭管忠州據兩嶺之會護衛上流清州稍南而備秋風黃澗金山之路公州正當胡南之衝而洪州備禦西海江原道原州則與忠州爲犄角輔車之勢淮陽則當北路內與揚州相倚外防鐵關江陵則合海邊之邑備禦東海推之他道莫不皆然此亦小小規模小小布置實軍政之大綱禦侮之良策也苟使此制不墜鎭管得人各率其屬平時則依法操練有事則整兵飭旅各守信地以聽大將之令以戰以守則 國家內外之勢安如盤石豈有土崩瓦解使賊兵不旬日而徑造都城之變哉所謂軍得其序

則有條而不紊者大槩然也而宜立信之惓惓於喪亡
之際者亦惟此事也今事變日急而人心之渙散有甚
於曩時所謂鎭管之法前雖下書申勅四方寂然無聞
惟閫平安監司李元翼頃日會平壤鎭管之兵大閱於
城外歷三日而罷見其軍容者皆嘖嘖不已書云不慮
胡獲不爲胡成凡事必須經營費力而後可以見效此
臣之夙昔區區所念故今因 聖旨之及而又並陳之
耳若夫兵書所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者在不可
不講也宋都臨安所重專在襄樊故其所措置最重此
處其始也岳飛修葺襄陽爲藩蔽重鎭飛死襄還殘破
重經孟珙經理及元兵東下呂文煥以孤城禦百萬之

衆至於六年而宋不能救襄陽旣陷而臨安不守是故爲國而不知形勢所在則其所致力者亦徒然耳今我國都城以漢水爲固然若忠州有失則賊兵從上流而下如屋上建瓴不可防守若忠州無故則賊雖來而當從下流其勢稍緩故忠州之重與京城相等徃時遣宰忠元以空手頗能招集軍民築關嶺上亦未易得但此人名位卑微如所聚之軍漸多而他無指揮之官則氣象凌替號令衰殘將不能成事忠州牧使元是鎭管節制使若牧使得人則如忠元者亦當統屬於忠州而並爲節制以其所聚軍兵分部鍊習課其上下又能耕治近嶺膏地作爲屯田一二年間關防自固而牧使金命

乞以年少武人雖僅免過尤而似不可責以恢張作事
也且前日以忠州鎭營之軍不入兵營而使入忠州者
亦欲於忠州漸次操練使成重鎭而亦未聞施行與否
夫世雖危亂而有徇國之臣則猶可扶持此諸葛武侯
所謂侍衛之臣不解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也而
今時則似不能然　國家之事將何依賴此臣之所深
痛也至於屯堡之事雖欲爲之無軍無食不可易爲備
邊司之　啓是也然亦有一說焉自古喪亂之後人民
必蕩析流離無所止泊故易於團聚其所團聚之處必
擇其形勢湊集土田肥饒可耕可守之處而居之且爲
之置長以領之經紀其生理貸以農牛穀種則四方之

民漸以來集自一而爲十自十而爲百自百而爲千農時則勸課耕作有隙則鍊習兵事人力稍盛則設爲營柵久而不廢而爲之有條理則內可以防守土賊外可以遮遏外寇一處如此他處亦然使氣脉連絡聲勢相倚則雖有倉卒之變何憂之有臣每愛五代時張全義治洛陽之事當唐末梁初洛陽爲荒墟全義爲其尹即自巡視四境每村各竪一旗令民聚旗下而又勸課農作出於至誠於是爭相勸募數年之後洛陽復舊今日之事必如全義之治洛然後可也往歲 車駕還都京畿之民強者爲盜弱者塡壑道路爲之不通自龍津之屯設而東道得通自禿城陽智龍仁慶安竹山之屯設

而流民頗得安集盜賊爲之屛息團聚之有益於亂後也如此不但京畿爲當然如經賊殘破之地依此經理處處如此則其於經遠之計所益豈淺淺哉特患人不加意耳盖由内而及外自邇而及遠布置周遭條理四達則所謂生聚訓鍊皆在是矣譬如善弈者先下數子已盡一局之勢而漸次布置然後可勝不然而規模狹小經營不廣塞其一而遺其十泄於邇而忘於遠則恐不足以濟此板蕩之勢也沿江設屯之事若欲發軍爲之則果爲難成然自原州興元倉經砥平楊根以及廣州京都上下纔數百里耳而龍津正居其中其龍津以上宜令防禦使邊應星歷視津渡要害及人民可居土

地肥饒之處知其已居者及今所願入者指揮分布而令戶曹於陳解之後急發鹽數百千石以船隻輸去分給又推種子稍稍散給則民之聞聲願聚者必多而屯堡之事積日可成矣龍津以下如廣津三田渡亦可依此措置而京城外三江之民尤當保合使有生路然後可也慶尙道今年措置之事尤急於此處未知方伯帥臣及守令之意能及此否乎臣病久神昏言無頭緖然其一段憂國之忱耿耿於伏枕垂死之中艱難操筆掛一漏萬皆不足採然伏有感於 聖旨之下惶恐陳達

## 請解職歸省老母劄 乙未九月

伏以君親一也公義私情迭爲重輕臣有八十四歲之

毋遠在南中亂離之餘僅得保全而氣息奄奄朝不謀
夕臣因公故不得歸省已三年於兹矣臣之念母母之
憂臣豈頃刻而少弛哉恐人命倏忽不得相見而死永
抱終天之痛情理所極臣不忍言且臣危病纏身久益
沉痼長年伏枕未得察任職名雖在曠闕居多其於國
事少無裨益政府爲養病之坊非謂爲靜養之地公私
狼狽日甚一日此而苟留於義何據臣之誠無狀矣 恩
深厚鞠躬盡瘁以死爲期臣之平昔至願也當此艱虞
豈敢言去第臣之情勢悶迫至於如此筋力竭矣精神
盡矣方寸亂矣久留既無益於世事去猶獲伸於私情伏
乞 聖慈憐臣至痛察臣羸瘵 亟命遞免臣職使臣

得於未死之前往見臨命之父則　天地父母之恩曲
成無方溝壑一念隕結為期臣不勝涕泣瞻戀之至

辭職劄子丙申

伏以臣冬寒以後風病轉劇頑痰塞胸吐血無節往往
眩蕟欲仆還起心情昏憒意慮顛錯臣自量氣綴危喘
奄奄如此恐不得甚報　天恩而先塡溝壑每一念及
未嘗不涕泗交流也臣誠無狀然竊觀於古人之言其論
禦夷之道必以內修外攘為言蓋內修者外攘之實外
攘者內修之効未有內修而不能外攘者亦未有外攘
而不本於內修者以今日之事言之泣血枕戈為　宗
社復讎爲生靈救命豈不與此賊俱生者內修之誠也

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蓋忠益時者雖讎必取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棄群臣戢睦斷斷以國事爲心牧攬人才保合遺民修城鍊卒勸農儲穀分寸躋攀日不暇給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內修之事也如此而戰不退讎不復則歸之天數可也臣觀中外人情以爲事無可爲者只以奔北爲第一策守令不以守土爲意將帥不以死綏爲心勸之修繕則曰民力困劇也勸之力戰則曰衆寡不敵也勸之鍊兵則曰單無可聚也勸設營柵則曰恐被賊圍也問何以爲計則曰觀勢進退也究其眞心實意之所在不過欲纔見賊鋒左右閃避登山入谷中開一條大路直至都城無一

遮障而遺賊虜於　君父嗚呼此輩之罪可謂上通於
天矣然原其所以致此者亦由於　朝廷置相非人使
如臣者冒居首台之位疲劣昏耄養病政府無所建明
使紀綱日至於解弛人心日至於不振風采日至於銷
萎氣象日至於睽乖軍政日至於紊絣民生日至於困
竭　國家之勢日入於危亡之域而不能救此皆臣之
罪也他日冊見僨敗必曰某也當國致國事於如此云
則臣雖闔門誅夷以謝　宗社生靈何補於事哉臣以
至愚至庸之身當至大至重之任値極毀極危之勢心
欲爲而力不逮力或逮而時不可心腑焦矣精力竭矣
惟自慨然傷悼置之於無可奈何而已且臣又有未安

之懷不得不並陳自古大臣必具三負所以廣謀猷而
尊國體今左右相皆在外而臣獨居鼎軸寅行妄作誤
事無疑此其不安者一也前年兵部啓大臣輪流出治
南方事今尹斗壽在外已經一年臣獨息偃在床無苦
勞之義此其未安者二也今艱危日甚人臣奔走內外
莫非委命之地臣苟得致身疆埸之外公事之暇一見
老母得一寸乾淨地以一死報國臣之志願畢矣萬萬
無根而千載之下寧有知臣之心者矣不然而無所歡
爲苟度朝夕生爲具位之臣死不瞑目於地下其爲羞
辱 聖眷不亦甚乎伏乞 聖慈俯諒危懇遞免臣不
稱之任出臣於外除議政以全器使之道臣當與兵就遂

勉竭奮銳以濟盡瘁顧臣不勝悲愧惶懇之至

辭免劄子丁酉十一月

伏以臣議無似久辱台鼎多積罪咎厚招譏議臣猶自知況於人乎聞有趙完璧者詣 闕上言謂臣誣殺其父憲臺亦所當得之罪功致重請究覈事下有司臣固不知其事之始末畧及其誣之說其上言而觀之則又以爲廝之偏裨稱者所產充賄賂者莫不帶五六品職云似亦暗指於臣也夫以民至愚而神其言必有所自此必臣平日秉心偏頗行己貪黷見輕於人者有以致之未暇論一事之虛實也夫大臣之位是曰具瞻上之欲其開誠布公弘濟艱危下之欲其畏義知恥不爲非違

此所以儀刑百僚表正四方者也今臣自不能撿其身爲細人所汚衊以至擧名直斥發於吾訐之口臣之爲大臣可謂賤矣而 朝廷之羞辱極矣若是而抗顔非據入謂臣何大抵臣器小任重心勞手拙忠不足以謀國才不足以濟事誠不足以動人力不足以鎭物施爲擧措率多顚錯使人心不服物議沸騰不但爲宄訾所詆而已也加以臣積病沉痼朝夕待盡氣血精神崇敗無餘行屍於廊廟之中人雖不言臣亦自悶敢望 聖慈俯賜遆免臣職改卜賢德以慰民心不勝祈懇懈禱之至

## 辭職劄子 丙申九月

伏以臣於前日伏蒙史官宣諭 聖上喜慰激之餘惶恐
隕越累日而不知所達 君父之命一至於如此臣子豈
敢言病所當力疾扶曳以死爲期顧臣之病勢一向委
頓不任趨走公私狼狽無可如何臣竊悶焉臣本危羸
得此危病今已四十年所患痰喘惡寒輒劇今年則病勢
尤重於他年雖欲自力從仕其路無由數年來藥餌治
療萬方亦不效近又設方將以艾灸灸臍腹庶幾生活
之路而職任在身勢難自由不得已籲 天祈恩乞解
職名區區螻蟻之情亦必盡徹於 天日之下矣夫以
臣冒處重地連年多病乞解職務其間引告之日多供
職之時少以朝廷鼎軸之器爲微臣養病之所非徒公

議不容其在臣心豈敢頃刻自安今國事艱危大小之
臣當以鞠躬盡悴爲義況臣受 恩深厚如以避事爲
心自便爲計而故爲是言則臣罪當萬死矣臣之病狀
國人所知雖在公座而咳喘之聲達於行路也痰無數
窓壁塗汚盡成血痕目臣而穢之者亦有矣聞臣而哀之
者亦有矣至於士大夫清議則固必以爲不知止爲苟
且無恥在人所見如此臣之自苦又當如何耶方其喘
急也一身之氣盡逆于上血脉絞急肩膺手足引掣拘
痛火逆心發而精神昏昏如人飮酒極醉惘然若不省
人事熱盛交臨則兩眼眈眈視物如隔重霧尋丈間或
失人顔面起立轉眄若將顚仆之狀其他種種醜狀難

以盡涸　天聽而經席入侍其氣亦盡矣臣之稟氣素薄亂
離之後雖無一事可觀而積憂傷心坐更踊逸之氣消
剝殆盡犬馬之齒已迫衰謝病已經背死亡無日更何
餘力可以備驅使當策勵此臣自度辜負　天恩永無
報效之望而慨然傷悼至於流涕者也臣伏覩　聖諭
以前日百僚廷論事責勉臣且　教之曰怨已量主臣
亢不勝震懼之至夫人臣退道非一病不堪任則退力
不勝重則退才器劣下憂在敗官則退既退而畎畝在
遐無所不可非可以此而引喻於人君也詩曰貽厥孫
謀以燕翼子是知人君之道不但憂在於一世亦復慮
及於後世締構經營不自遑暇斯道也如天之運如日

之明純亦不已無間容息夫然後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今 殿下每以萬世 廟社之重而下擬於匹夫之進
退此臣民所大惑也自古國家於昇平之後猝遇禍變
幾危而復延者乃皇天之有所警動而欲鞏固乎基業
也壬辰之前 國家全盛人民衆多田野墾闢當時孰
不以爲無事也一朝風塵猝起於邊境旬月之間中外
土崩莫可收拾是必有其致矣良由人心偷惰綱維不
舉庶事渙散自爲放倒而群臣不能體奉 聖意以至
此耳今於敗滅之餘艱危愈甚世事如長江大河日趨
下而不可爲正宜追救往失圖必後慮立經陳紀修葺
補綴惟日不足以承 天意以弭 將來之禍豈可使之養病

具位之臣因循忝竊於尸素之中而莫之知改以重誤國事此乃臣之所大懼也臣抱病寢食終夜不寐忡忡戀君親所憂者國事懇辭乞免非爲身計攄胷陳悃無復倫次伏望 聖慈俯許焉

辭職劄子丁酉三月

伏以臣病伏私室曠廢職務今已數十餘日請告頻煩塵瀆 天聽罪當萬死而 聖恩寬洪溫旨屢下臣感淚霑襟惶懼罔措竊念臣以至愚無狀受 天地罔極之恩久當重地因循尸素卒無一效逐年所爲只是告病一事是則愚臣負恩之罪深矣至其病勢則自癸巳以後長在沉痼之中輾轉危篤深入臟腑不可救藥更

無分寸餘力可堪驅策而諸病之中心疾極重驚悸怔忪不可名狀少有應接心氣輒動頃刻之間乍寒乍熱焦火凝氷不能自定雖欲以理制之而不克以此元氣日困食飲漸減肌膚消削皮與骨粘奄奄之勢日至於不可支持至於思慮舛錯言語顚倒傍觀之人莫不怪且悶焉如此而可望其酬應公務乎此蓋臣平生之病而到今疾火挾發日益沉痼醫書云病心者終身不瘳不可以藥物調治必尋密室靜居庶幾有瘳此言甚是臣犬馬之齒已近衰謝得此危證理難痊安近者藥餌灸熨萬方並試而迄無寸驗昏困尤甚偃仆枕席不能運身臣上念公家下悶私計跼天蹐地措身無所勢窮

情迫不知所處臣雖極頑一段螻蟻之誠不容盡泯旣
爲大臣當此 國家危迫病苟未甚力猶可支豈敢托
辭祈免但以臣所帶內外職業皆是重大而纏臣多病
百務俱廢久妨賢路重誤國事臣死不瞑目伏乞 聖
慈天地父母哀憐臣實病委頓臣所請免 亟賜允許
以便公私千萬幸甚

陳措置防守事宜兼辭職劄子 丁酉二月

臣日昨復 命後有 啓達事而疾甚氣乏只肅拜而
退不勝惶恐臣今行雖不得徧審諸邑而漢江上流及
以南則頗已巡歷軍民雖甚殘弊亦不至潰散可憂驪
州婆娑城水原禿城又已成形陽城無限山城時方修

築一道內兩邊形勢不至蕩然而只中間一條自竹山
以北虛洞無物措置極難然保其畿甸以衛神京乃今
日第一急務不可以事勢之難而置之於無可奈何昔
高麗時設都巡問使營於豐德以禦倭賊今亦當依此
於廣州南漢山城置都體察使行營上以控制婆娑龍
津右連禿城無限而又益經營前面竹州山城使左右
中三路之勢相連而居中策應然後布置脉絡始不斷
續而於事或可有補矣京畿物力殘敗此事固難急成
然賊變稍緩而爲之不已不無可成之日矣京畿前面
又有忠淸道亦當與京畿相爲連勢若稍修鎭管之法
而於忠州淸州公州洪州置營各聚其鎭管所屬之軍

東伍鍊習而於天安温陽設爲中營內以衛護京畿外
以控制四鎮此實汪立信建閫遺意臣之前日所已陳
啓者也高麗太祖以天安在忠清道中央置都督府
鍊兵其慮遠矣而地形之可據又可見矣至於東伍之
法則當從管子內政篇之意以隣里團結臣行之京畿
頗見其效雖不知事變之際可保必用而朝會徵發已
不至如前日之無頭緒此亦可以推行於他道一揆施
行亦或不爲無益也凡事有綱領節目大綱既舉則節
目雖未備無妨若綱領未舉則節目之紛紛者適足以
爲弊近日抄軍等事是也忠清道既修五營之制則不
可如此而遂已也又推而行之於兩南如安東衆所屬

諸邑之軍可得數萬置營操練則竹嶺之路無憂矣尚
州置營操練則鳥嶺之路可防矣全州聚軍操練而與
公州之勢相通南原置營鍊兵而與全州之勢相倚又
擇地形勝絶當路要衝賊所必由而我所必守者合力
爲城壘屯重兵積糧餉貯器械以待之丁壯戰守於其
外老弱作農於其內必無潰散之患今之爲山城者必
求於深僻絶遠人跡不到之地此乃避亂之所非控扼
之地也比如防川者不防於水湍衝激之所而致力於
渙散迴洑之處雖勞而無益臣之此言皆是目見已驗
之事而出於千慮之一得者特聞者不肯信聽故爾今
雖已晩尚有可圖之理不然則 國家之事誠不知稅

駕之所矣請令備邊司急速商確登時處置且水戰操
閱事聞已　命下矣京畿舟師不多而船軍甚少若當
事變則必須與黃海道七浦舟師合勢然後可以成形
但七浦之軍則難於預爲調集故臣已令所江僉使李
蘋整齊船隻聞聲即赴此亦未知其果無先後也臣又
聞京畿水使李思命之言以爲水營在南陽花梁距京
頗遠若風勢不順則累日行船不達京江又所屬水軍
遠在驪州利川砥平之間者距水營亦遠聞變調集勢
未易聚云臣因此參詳則水使進駐於江華德浦等處
稍近京城以便調進江華喬桐水陸軍姑令合屬舟師
農隙教閱水戰有事以此軍即爲行船此乃自居其處

之軍實無往來之勞一聞徵召朝發夕至其驪州利川
砥平遠地山郡之民姑屬于婆娑以防上流則民情兩
便事亦無滯臣以巡到驪利之間訪問民情亦皆如此并
令備邊司叅商處置京畿等處臣所管地方亦多有經
理事所當晝夜拚定以期報效而臣本以孱劣病勢日
劇臣本職及都體察使職名并許遞免改授他人以濟
艱危臣勢迫情隘伏枕吟呻不知所達

辭職劄 丁戊戌九月

伏以臣受恩無狀有忝大臣之名遭 國家莫大之變
處置顛倒群情憤慨物議沸騰臣罪當死無惜夫有一
日朝廷則當有一日紀綱公論國之紀綱也大臣身負

罪犯不恤公論晏然如平日則何以爲國亦何以爲朝
廷是故古人雖處一葉海舟之上而云孰不可苟息有
以也臣誤國辜 恩非止一事從其勢焰熏灼使臺諫
侍從拑口而不敢言則臣之罪何如也言之不悉而標
臣不幸處非所據狼狽至此非臣自信己心血誠報國
之始願也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仍在大臣之位者今
臣席藁私室杜門待罪神精飛越五內焚灼伏乞 俯
察輿情 亟賜乾斷褫奪臣職速出他大臣以扶國事
以慰人心

辭職劄子 戊戌九月

伏以臣被論旣重貽辱 朝廷人臣分義惟當退伏待

罪決不可抗顏朝列特以時方危急且承勿辭之命
昨日冒犯公議再請 闕下隨參 啓事且 啓臣料
理奉使等事承文正字柳瀾又上疏極陳臣罪惡疏已
進 御而臣終日在庭全不聞知啓事自如及日暮退
家然後始聞道路之言洶洶不已臣之無狀見棄於衆
而蹤跡孤危聾瞽行世據此可知在庭知其事者雖下
吏莫不目指而鼻笑之臣雖無狀所處乃大臣之位
國家重地而冥頑不靈顛頓狼狽一至於此若此而仍
處其位古今天下無是事也疏中之言臣亦詳聞往往
聞一二句果如其言臣罪萬死猶輕非但臣不可居大
臣之位今此奉使亦豈可使如此者爲之乎聞疏中亦

言使忠正者差遣此實公議也今 天朝將士軍卒及衙門諸官布滿城中凡我 國人大事小事無一不聞知非徒自此聞之亦須刻達諸 皇朝自古奉使之人一有賢否而國家爲之輕重今番遣大臣辨釋擧國莫大之事而顧使不忠不正罪惡狼藉爲國內最所賤棄者差遣其何望於感動 皇聽臣亦何顏見 中朝士大夫論辨曲直乎昨日伏覩 聖教望輕之人不可差遣 聖上之重是任極矣臣方被論議騰播人口言者將繼起而未已其爲望輕豈但洪浚詩一番因事被論之類上使事體與副使尤重決不可更辱 君命於萬里之外臣今爲此言罪臣者又必 以規避遠行之目歸之事理

如此死生榮辱有不可苟也伏乞 聖明俯察早有處置近日百僚廷爭已久而微誠莫達未蒙 允俞大臣有如臣者又負罪屛伏萬事潰裂不可收拾緣臣之故事事至此悲痛隕越生不如死也今臣當出城待 命而亦恐有駭人聽徊徨悶塞進退維谷惟望 聖慈深惟國事之至急曲全終始之厚恩 亟命遞奪臣職以謝人言以解衆怒 命下有司議臣刑章臣當瞑目溝壑結草自效臣不勝慚懼無地憂窘怵迫之至昧死以達

辭職劄子 戊戌九月

伏以冀土愚臣事 君無狀有朝著難容之極惡負國

家難赦之罪名流放竄殛是臣之分第以行遣未下職
名猶在衆怒滋甚國事愈急以是憂懼悶迫未免仰首
哀呼少伸危悃冒觸 天威鈇鉞是俟誠不自意 俯
賜酬答至令史官來諭是豈 天地包容之量不忘蓋帷
狗馬之恩以臣久處朝端雖在誅絶之中而尚有矜憫
之意臣伏地稽顙感極而悲爲之終夜流涕不能自已
殿下之所被者固天下之極變也微臣之所坐者亦
人臣之大罪也輕重大小雖有可論但 殿下無退道
而臣有退道耳自近日遭變以來反覆前後所下 聖
教其哀痛切迫不敢自安於位雖以 宗社之大土地
人民之重皆以爲餘事而汲汲焉惟倫紀之爲重此固

發於天理人心之不能自已凢世俗利害膠滯之論皆不足以感動 聖聽而少寬 聖念宜群言之不入也然臣等之所請者亦是一道非違理之言也國不可一日而無君命臣不可一日而無稟承斯道也如天之運如日之恒無間可容息其間 殿下退避之敎在達之臣其將唯諾承受而退乎抑將泣血牽裾諫止其事乎雖使古人當此恐不過如臣等近日之所處也今以自處與處人爲 敎臣尤惶懼隕越不知所言夫主辱臣死人臣之大節臣雖暗劣寧不知此但人臣自處於無罪之地然後可以爲國任事今臣前有規避不忠之罪後有擅私貪權之惡凢前古人臣許多罪目都萃於臣

之一身而不能湔洗則臣乃明時之一罪人耳嶺海之外寔臣死所廊廟鼎軸已非臣地國言愈甚洶洶若沸章疏攻臣豈但一人臣雖欲抗顔無恥出治使事入豈容之 朝廷亦豈可使負罪之人仍辱 國命又將差辱於 天子之庭哉臣不幸而當此境界進退行止兩無所據晝夜憂煎心膽皆焦知臣者謂臣若心出於事理之不得已不知臣者謂臣避嫌甚者或謂之避事耿耿危悰天實知之伏乞 聖明大奮乾斷遽遞臣職更出忠正憂國之人以爲大臣奏請 天朝賠釋寃誣則一舉措正大人心咸服辭順理直事無不成而臣退就鼎鑊以謝人言求諸義理實不外此臨書涕泣不知所達

辭職劄子 戊戌十月初二日

伏以 朝廷之待大臣自有體貌有罪無罪當進退以禮不可牛維而馬縶其爲大臣者亦顧念 朝廷之體貌進退之間稍存廉恥不敢以其已之無狀而自同於廝隷賤僕苟爲不然則管子所謂四維不張而滅亡之禍上及於國家豈不重且大哉臣立朝三十餘年無一事報國而末路正得一箇奸字擧其平生而盡棄之孤聖明知遇之恩負君父涵育之澤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昨暮有府吏謄書儒生攻臣之疏來示言之汚口見之駭目雖使他人讀之已不勝其寒心况臣身自當之其爲慚悖惶懼又當如何耶卽其所論不但就一事而

論一事之得失發臣隱慝攻臣肺腑列臣罪目累百千言古之盧杞李林甫之惡不過如此臣猥以孤拙久當非據雖知負乘之災致寇非遠而亦不知人怒之至於此極也此疏一出名為館學士論傳之朝著播之四方達之 天朝士夫之耳目而不可湔洗即臣無所往而不為好人矣若此而頑不知退冒昧竊據抗顏於天日之下衆人之中百僚之上雖廝隸賤僕之無恥者不至是矣况名為大臣者乎而損之國體亦豈宜然今 國事方急而以臣之故遲延至此 朝廷亦不聞處置臣者不知死所臣屏伏郊外藉藁待罪嶺海行遣之外更無望入 國門之義堂堂 朝廷多士 如林擇而任之

無所不可伏乞 聖慈俯察輿論 亟命褫奪臣職改授忠正大臣爲衆望所歸者以清廊廟之器以重奉使之體仍 下有司治臣前後罪犯快施流放之典則舉措得宜人心咸服正論得行士氣大伸 國家之事庶可有爲而臣亦甘心瞑目萬萬無恨

辭職劄子 十月初三日

伏以臣罪大惡極無以自容於天地之間退伏荒野日俟鈇鉞之誅本不敢冒觸 雷霆妄有呼號以重臣不測之罪第以 國家之事繫於晷刻而以臣之故大臣虗位陳 奏之行亦未時定臣憂懼狼狽進退失據卬心籲天求死不得伏覩 聖批以爲其言何足數出而

國事寧爲臣罪當萬死而 聖恩優容如此不忍遽加
斥絶臣雖冥頑寧不感激臣當初聞臺諫之 啓乃是
朝著間因國事互相警切之語且其所論只一事在臣
自處之道當受以爲罪勉所不及故一日之間强顔行
公出治從事繼而攻臣之疏遝至而語輒加緊已非人
臣所敢晏然自安者最後館儒之疏則攻之不遺餘力
其他罪目雖極醜惡下流之歸臣所自取豈敢多辨至
其末端所論則臣不忍讀且不忍書臣不幸當國重地
久未引退常懼以疲軟昏庸職事不理得罪此日之加
於臣身嘗千萬夢寐之所不到也況館學乃多士之所
聚所論非閭巷間一二人之私言當爲一世公論不可

謂不重使臣以爲不足數而抗首奮氣揚揚入政事堂有同平日則前此雖未必爲權奸而到此方始爲權奸矣自古豈有無公論之國家又豈有蔑棄公論而可以爲大臣又豈有舉國之人指以爲權奸而仍爲國任事者哉此理至明昭然可見無待於云云臣勢窮理極精神戰悸朝夕就盡敢望 聖明天地父母早賜處置使臣瞑目入地泣血稽顙不知所達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五

#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 啓狀

### 因天旱請救弊道內罪因狀 甲申時爲慶尙監司

本道自冬春以來雨澤不降今過夏至亢旱益甚川澤斷流禾稼焦傷百萬生靈迫於轉溝民生遑遑不知所出事之悶迫無過於此臣頃承下來香祝就禱名山分遣守令連續祈禱而天意邈然尙無感動之望若更數日不雨則西成望斷民命將絕伏念天道神明究不妄作變異之生必有其由而人之所以應之者不能合天故天怒滋甚此古今之明戒也其他臣不敢妄言而係于道內之事則臣所職守不敢不逆竊見嶺南一道近

因調發轉運之擾閭井騷然惟幸歲註閒農事之予生凶
歉故稍為救捂今若不禁而有赤地千里之慘則民此
民生萬無存保之理而其他意外可虞之患有非一端
臣以庸才受寄一方私憂過計晝夜焦思前者祇奉赦
荒 聖旨謹已知委列邑令悉心奉行矣至於審理寃
獄一事則尤急於弭災之道囹圄之中一婦抱寃足以
感傷和氣許多拘繫豈無拊心呼天而吏不見察者乎
今此旱災切迫之時所當赦過宥罪開釋淹滯庶幾慰
解人心導迎和氣臣方敬順 德意申飭各邑分辨輕
重使之決遣第以其間罪涉寃悶而臣不得自擅者亦
有之不得已具由 啓達以聽 朝廷處置道內十年

以來豪強被繫者前後二十餘人當初罪狀尤重者則
拿鞫於京獄已蒙宥釋其罪犯稍輕而鞫於鄉獄者尚
未斷決獄中身死者五人餘存十五人積年囚禁累受
刑訊此輩平日罪犯未必盡虛惟其摘發之際或出於
風聞或出於匿名書故抵罪不服已成老獄其中或有
所犯不至甚重推閱無據而只以名爲豪強故一揆訊
問不得解脫楚撻之下痛毒實多臣之愚意似當逐分
輕重除所犯顯狀者外其餘則量施 雷雨之澤以解積
鬱之冤似於罪疑惟輕之道爲得而亦應災之一事也
至於元惡鄉吏用事書員摘發之事雖主於實邊而亦
出於懲惡今既被拔 啓聞似難更論但前年拔出時

不以實罪糾摘而專委於品官之手所謂品官者率多
無識之人雜會鄕人隨其圈點多少而虛作名目以報
守令守令更不辨覈一切驅入罪網故抱冤者充多極
冤未安且摘發之後即時囚繫牢獄已至經年蕩盡財
産赤立呼號春間將分運入送以族隣責辦盤纏臨發
又有更覈之令或在道追還因復拘幽饑餓待盡冤聲
徹天以臣所見誠爲矜憫今者又以列邑抄發不多將
重治其罪已理身死者妻子亦不存原免之類號令嚴
急人人震懼皆有逃避之計鄕所品官等又欲自免其
罪互相告訐旬月之間遠近騷然誠可寒心臣觀道內
列邑人吏凋殘莫甚於今日雖名巨邑而時存立役者

不過數十至於殘邑則往往只有數三小吏以供百役
不成郡邑模樣與 祖宗朝人吏繁盛之日大不同今
若一切以多役爲態不論罪狀有無驅迫入送則非徒
郡邑蕭然日至壞敝而既入之後旋又逃徙必復侵及
族隣遠逮親族一邑之人從此無寧居者此亦可憂之
大者也況道內至非所生而逃者已四百餘人從民之
事一請罷與民情日益搖動在於可慮臣愚亦以爲罪
狀顯出者爲先緝罪入送其餘貧乏無財濫被抄提者
早加決放以慰人心亦應變之一事也若曰曾邊事重
雖知無害於勞費開釋則又有一說焉伏計京外以罪犯
被係者不爲不多如 朝廷別設事目限數年以罪犯

輕百遼一入送則其所得亦當倍蓰於此額矣其與勤
發無罪殘薄之人凋弊郡縣煩擾驛傳而實無所益者
利害者萬萬矣臣以爲我國形勢西北著藩籬也兩南者
根本也今因一隅之警使兩南之人先失其所恐非
國家培養固根本長遠不拔之計也自古外之禍亦不必
邊爲中國禍患而內之盜賊常因而起何者調發適戍
飛芻輓粟之煩民不堪命其有多也如是而天不助順仍
之以師旅加之以饑饉則土崩瓦解特旬月間事耳今
中外騷然已至數年行齎居送衆庶勞止而天怒神怨
災孽之降又復如此人情危懼中外業業天下之事動
之至易安之至難成敗之機間不容髮臣之懦怯惟願

朝廷每事稍加靜重勿使人心有所搖動致有後悔也臣至愚無似受恩深厚無從報效目見天意可畏邦本日搖而旱災彌酷其於格天弭灾之策誠不知所措敢將狂瞽之說昧死陳達不勝惶恐待罪

乞東宮移駐江華以通南方形勢狀 壬辰

沈遊擊到順安傳諭倭將等事李元翼狀啓必已詳盡卽刻臣之軍官自元翼處來元翼通書于臣曰倭賊近日多聚頗有西下之迹事勢甚急而天兵之來未知其期先請屯江六百炮手而亦無肯許之意極爲可悶云臣自到安州一月餘因往來傳言頗聞倭賊動靜萬無自退之理而順安屯住之軍已成老師日益疲頓軍

情愈解至於三縣聚軍分屯者其數雖多皆不精鍊而
統率無人今日之勢可謂危迫　朝廷未必詳知唐將
所爲雖未知何意似亦出於講解之計其以此弭賊已
爲難必而賊若乘機擣虛可憂尤甚　朝廷各別深思
速處無失事機臣之愚劣當此危急之秋竊不勝其憂
國之心謹以近日四方形勢默自忖度其可恃賴以成
恢復之功者實無一事可言所幸者人心思奮與義討
賊者日聞於　行在此正可爲之機苟能督動激勵申
布約束官軍與之協力犄角使之各自爲戰則士氣大
振聲勢連絡庶可有濟而各處不才將帥恇怯守令間
或疑阻多方寇未至則托於節制召集一處旣集之後

一無所爲避坐深山甕閉賊報乘馬先遁使艱難召募之兵盡皆解散淪渙不可復合若此不已雖有勤 王之士向義之徒相率解體散渙孤弱乍起乍仆不能自振而大事日去矣江華爲巡察臣鎭在高麗時爲江都凡有兵亂無不避兵於其處今南方之軍與義兵多聚於此且下三道京畿聲聞皆自此通若 東宮移駐此處仍向南方則諸處義士必有雲合影從以成中興之功其與偏保一隅形勢不屬者得失萬萬第冬寒已甚道路多阻則臣亦未知如何耳是乃 國家大計臣不當妄陳而區區血誠實出悶迫惟 殿下詢大臣計出萬全

馳報沈遊擊與倭問答狀 壬辰

臣伏見巡察使李元翼傳報昨日沈將見元翼等以爲奉 天子之命吾行在前兵馬在後此後處置從當可見不須許多說話元翼等請主意何在沈答曰沒有主意因指天爲誓曰要救人命因往斧山院與倭張通事稱名人附耳密語良久饋酒飯而送不許我國譯官近前令刻又見元翼狀 啓所言極爲駭愕未知其意何在而敢發此言因此竊念斯人自初舉措臣實甚疑之故前後狀 啓亦陳其出於僥倖息兵之計蓋其九月與倭人問答曰平壤以南任汝來把及夾江圍守具海舡將下南方之說皆非所當言其後逃還人往來慫慂

之言不敢掛諸文字今邊以賊將欲見 主上之言發
端以試而其他與倭所言皆秘不宣若此者臣實未知
何意也夫天下之事惟勢而已勢去則親戚相離勢強
則胡越爲一事變無窮多出於意慮之外臣不勝寒心
且念今此沈將往來乃是家國存亡之幾接應酬酢審
察事情宜使有知慮朝官挾事知譯官老實之人隨從
而求一以接應無闕一以詗得情形逐一馳報 朝廷
以講應變之術然後事體機宜兩無疎漏而前後只使
二譯相隨縱有機密無從得聞於 朝廷恐亦未安臣
之令此馳 啓非不知出於過憂而錯慮一見此言不
覺痛憤切骨且不知前頭之事結末如何敢此 啓達

以望 朝廷審擇善處

乞措置海島狀 十月

臣近觀賊勢恐難以時月望其掃蕩各道郡邑公私蓄積一敗塗地無有餘儲百萬生靈將盡塡於溝壑無計賑救且處處冦賊方熾逐日搶掠民皆棄室登山或竄伏林藪但爲目前苟活之計不能爲長久之圖此必所收亦無蓋藏之處盡委田野賊至任其焚燒百不一存至於郡邑倉穀亦安保其無意外之虞乎慮其如此而不時督納則嗣歲之計益無所措此非小憂臣聞西海一邊島嶼甚多如宣川之身彌島豐川之椒島海州之騰鴨皆地勢廣闊有豐草茂林高山平阜實與江華喬

椵等地無異而身彌島則周回六七息尤爲海中大島
特以西道不事防海故但爲牧場而不曾設鎭其他諸
島可堪屯田人居絲錯相望連於京畿以及忠淸全羅
道者不知其幾臣意急於身彌等處各定武將一人率
水軍以入且令遠近避亂無依之民多作土字假家以
爲過冬之計因輸海邊列邑如宣川定州嘉山龍川鐵
山皮穀以海舡積置其處竢賊平輸出陸地旣防齎盜
之患又可以備明年種子事極便利而實係遠慮伏望
容下該司詳議急急施措假令明年賊猶未退而海
中沃土處處耕種如古屯田所獲必饒其利多矣其他
臣不敢盡言要在斷而行之使老弱入保丁壯出戰南

北千里水路相通列船嚴守賊必不敢從水來犯而聲勢甚固其於恢復之大計亦必有賴於此

安州請遣助防將狀

安州爲一道咽喉且有積穀不可不堅守安州不能守則平安一道將不可保盖過安州則靑川以北其路四達由博川泰川達於朔州昌城由嘉山定州達於義州由寧邊熙川達於江界所謂城有所必守者此類之謂也臣觀此州城子雖似太闊而後面臨江前面依山可謂據險若有數千之軍則可以守城此城既守則賊必不能越此而深入今賊在一日程之近豈可謂全無到此之理而晏然若平日乎臣近令州人修築女墻弓家

以備不虞惟敎使李民㚟以書生不閑武略修城整軍似非所長 朝廷急遣經事有計慮武臣姑於事定之間稱爲助防將使之專治守城之事與之協守似爲便宜

往視順安軍還到永柔馳啓狀 十一月

平壤之賊尚未勦滅從容之官軍孤弱日甚極爲悶慮節制統御之責固在都元帥而亦不可無大臣之總攝之也兪卿方駐安興可速進軍前相時度力約束戰守之宜益自務撫軍情俾堅死長之志事同副承旨成啓

有 首臣在安州時元帥即時來到軍中與都元帥合命元巡察使李元翼亦從使遊處相見共議軍中形止大槪順安之軍上下凡一日餘名南軍四千餘名而一千四

百則爲運粮之軍其用於戰陣者僅三千有餘而湖城
監所率軍三日餘各同在陣中可謂孤弱矣寡師老疲
頓已甚且軍糧五日散給四百石十日則爲八百石方
以近官之穀艱難轉到而不且繼繼運爲可慮至於相
時度方約束戰守之宜非臣愚劣所能料度第念用兵
之道在於動靜無失其宜合衆擊賊兵多少尚未得知
以臣所慮似非甚少雖有將道萬之言爲近之昨日自
城中走回人應募者臣親見詳問其人云城中賊陣有
九一陣似爲統將者百人能放鐵丸者五十人百人各
率從倭或二十或十餘云以此計之數以千計者將至
七八且聞賊於城西北內外排設不補及於大同門

內又築重城而於丹峯作土室屯兵備守云盖賊入據
平壤已久爲謀既多而設備益密臣之愚見進取平壤
當在於早今時則比前愈不易然賊勢日滋而我軍日
憊欲爲持久亦是坐困之道不如決意一戰以收萬一
之效而因唐將約束又不能輕動似失事機誠可悶歎
臣自前每以爲平壤一城西北據險而東南平易我軍
從一面迫之故賊亦專備西北而不備東南若使水軍
乘輕舡夜間直進於大同門外侵撓賊舡所迫之處因
載火砲神機火箭亂射城中賊必驚駭奔走可以得利
且覘知中和賊兵往還渡涉之時迭出遮截勢難則順
流而下賊首尾牽掣必不敢恣意西下又能遮遏南來

之賊因通諭於中和黃州之軍與左右防禦使分道出
從於平壤南邊近處以勒行路之倭李鎰等嚴守江灘
共爲合勢則賊在平壤而其勢日縮如此之際天兵亦
至與之挾攻則可以掃蕩前此屢以此意私通於金命
元李元翼命元元翼之意亦以爲可又東南則不在唐
將禁摽之中賊亦每出攻刼故欲爲姑試凡用兵約束
苟明精練有素將卒相知如手之使指則雖少可以禦
衆而今不能然所聚之軍皆是烏合紛然而出浪戰取
敗頃日唐將之言甚爲丁寧若果於近日調兵出來欲
與我合力乘機則在我不當先動於數日之前以違約
束如其不然則五十日之前賊兵日益聚其勢益難不

可束手相待以貽後悔二者均爲失策　朝廷急速採
問天兵渡江遲速以此情實告於來將聽其所言秘密
傳通於軍中使無失機京中倭賊請來之言雖未知虛
實而遮截之策不可不施傳聞賊兵從華藏浦渡涉若
衆賊俱下則勢須連日亦當從黃海道延安等地急急
通諭於江華邊良俊等以舟師遮截江面又是一策若
夫慰撫鎭定之務悅軍情則金命元李元翼以寬和鎭物
必已撫摩得宜臣何爲力而軍中元帥之任不容有二
號令雜出有損無益臣還到永柔發遣從事官檢視三
縣屯軍後臣回到安州勾當糧餉計料

祗受體察之命兼陳賊勢狀　十二月

初四日右副承旨成貼有 旨書狀臣於十二日在安
州祗受臣本庸才其在平日徒事虛談而實用蔑如即
今憂患成疾錯繆顚倒顧乃受任於事去之後但求一
死報國而已其何能有爲於萬一且軍中旣有巡邊使
又有巡察使都元帥令之所不足者非將也患在於號
令多門反以爲害而臣之昏妄又復參錯於其間以犯
古人輿尸之戒可乎此在 朝廷所當更加詳察毋令
重誤國事則幸甚也臣竊念今日之勢兵屯已久機過
屢失即今軍食垂乏更無持久之勢事之危迫月甚一
日不意唐將又以虛約相悞使我狼狽益甚沈遊擊所
留漢人數名方在城中如沈嘉旺輩出入自如無復限

隔將士之心以此日懈進無直前一決之計退有遷延
可已之資今日如是明日如是而歲律已無餘矣且四
方之人亦皆拱手旁觀無一力戰而日姑待唐兵與之
協力極爲痛悶今沈之來歸未卜遲速而所云挾倭使
偕行達於北京者尤甚難處在前雖欲論議可否而一不
與相接脫或有之自此無善處之路敢望 朝廷預以
倭奴說於請貢欲觀虛實以階兩國之禍明白痛陳以
觀其意唐人雖在城中而從東南擧事可否并從長計
議俾當馳諭於元帥及主兵之處

論沈遊擊與賊講解狀

臣昨自肅川還安州夜中見金命元通示狀啓草末端

語意似未分明大槩以臣所料倭賊必不容易出去而說入城已累月迄無一人來報消息此亦極爲可憂賊氣方驕如未滿其意豈以一紙空文遽爲從命乎況中朝雖有此言而不得我國之言其勢必有所要說之此計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持和戰並用之策自投虎狼之口其謀甚疎而其勢極危假使萬分有一賊佯爲退去以觀如何而挾說偕行大兵未集江水連陸箕城新復之後守備未完亦難遽爲鏖勦其間事勢狼狽果如命元所慮未知何以處之 朝廷十分精思措揮

論李鎰代李薲事未便宜狀

臣在安州傳聞唐將率兵將至慮一路凡事或有疎緩

欲親自點檢今到定州適逢司諫李幼澄轉聞 朝廷
欲以李鎰代李薲又以李薦代李鎰爲左防禦使 廟
筭所在必非偶然而以臣愚見頗未穩洽不敢不達鎰
於諸將中固有名稱近日治軍料敵亦頗可觀其欲代
薲必有其意若早爲之固無不可今則恐非其時凡用
兵之事必須於平日有所審察然後臨時可以分付節
制至於褊裨能否軍卒勇怯皆經歷嘗試以行約束非
可以朝至而夕辨也故臨戰易將古人所忌今薲與鎰
各將其軍久在軍中將卒相知部曲素定之而猝然易之
則易置諸將更改號令恐非數日可了無乃彼此不及
然此則利害所在臣猶未知其如何至於以李薦代鎰

則決不可爲薦雖有鷙悍之名其中實㤼且用心無狀
無忘身徇國之心所在奔避近日白衣從軍之後猶且
處處逗留未嘗一番力戰不獨此也薦御衆殘暴不能
拊循軍不樂附鎰之軍多召募所得遠處之人居半若
聞薦代將軍情洶駭必將相繼逃去不復成軍便順安
之軍坐失一臂之勢其所關豈不甚重若鎰之代薦出
於不得已則李鎰之軍或於鎰助防將朴名賢鄭希玄
中擇而任之終是勝於李薦無疑伏乞 朝廷更爲詳
悉處置毋貽後悔臣觀近日各陣軍士咸欲一戰而
亦頗定約束以爲進取之計而只以唐將之約束
一屢稟於 朝廷而亦無歸一措揮遷延時月久

半前頭寒沍之節僅餘一箇月延至春初大事去矣凡
在有識莫不痛悶今聞沈遊擊多賫金幣挺身獨來往
來講解之際寒節已盡遠迫風和此正是倭賊奸計所
願 中國與我邦俱陷彼之術中而不悟臣從前固疑
用兵之意不果今果然矣不勝憂憤之至

法守正全勝所言天兵出來形止可疑狀

近日往來唐人之經過者人人異說殊難憑信昨暮有
法守正全勝二唐人自稱宋侍郎舍人言以侍郎之命
要往平壤又 王京公辭而迴臣令通事朴義儉問之
則守正言侍郎使俺往見平壤城四門及置營之處天
兵之數十萬追來者又三十萬全勝云兵馬實數四萬

今月十五六間操鍊二十日間發程來初一日前後當
到此云又問沈遊擊何在其人等云老爺不信他他甚
說謊今番老爺應不放他回來還期何可知也其於沈
遊擊及徐一貫等深加鄙斥云此間事狀令人惝怳不
可究測以臣意料中原論議雜出或欲臨境拒守或欲
發兵應援或欲講解息兵莫能歸一而於我國之請亦
難直阻故每爲慰撫之辭以若來救然者而兵期實未
能定我國坐爲所誤以至歲暮極爲痛心今賊兵朝夕
西下一路糧料處處積置固爲可虞而且以郡邑蕩敗
之力既備我國軍需又備唐兵之食雖有鬼神所輸其
勢難足又僧軍之來集者亦已數千而食無所出人日

食數合而猶不能繼若使唐兵不出則固當以此軍糧餽餉我士決一死戰何爲若此之遷延不決乎事勢狼狽日甚一日而法守正金勝等所言尤爲遼遠未知往來請兵之臣面對唐將其說又復如何不勝痛悶憤懣之至臣又念賊勢七八月間其數甚少在我頗有可乘之機而諸將觀望不前累失機會自九月以後又爲沈所牽制一無所爲五十日之後賊兵日集冬節向盡屯守之兵飢凍又甚銳氣頓衰於初臣之意當以此曲折明白說與唐將得其決語而爲之計禦庶不至於抱不決之疑而貽無窮之悔

到安州馳啓所聞狀

臣今日自定州還安州行到廣道院見擺撥兒三人騎馬來令通事朴義儉問之則答云沈嘉旺自平壤出來云倭人若見沈遊擊則欲還歸故遣此倭人共四五百先到將護送云而所持小帖則不許開見臣往之及到安州問之則州人云今日沈遊擊不欲早出而擺撥兒自順安來報某事遊擊開拆見後即火焚之不使人見因書小帖索蠟燭封與擺撥兒而送于遼東因遲留不即發去出織金紅段衣有疊積令頭目總領白匹段旣畢自爲試着以觀日晩始發將宿肅川臣觀此擧措全是講和之計持紅段衣似是借品服或以與倭將皆未可知斯豈沈將所自爲之必是 朝廷指揮無疑蓋中

國畏憚此賊只以僥倖息兵爲務其他有不暇計而其
在我國處置之難愈不可言萬一賊佯順其言佯爲退
去而中原之兵爲之護行勿令扼其歸路則將何以處
之且　中原既爲許和許貢而在我有必報之讎不可
但已則賊必歸德於　中原而怨我滋甚益難收殺前
頭狼狽有萬其端如臣之愚反覆思之莫知所處之宜
當此危急之際凡百所處當千思百思至詳至密不可
諉之於保無是事而不爲之預求也敢望　朝廷深惟
長策先事善圖十九日中和之戰兵使李薲馳報以爲
小捷而唐擺撥兒所傳於沈將則云二十一日朝鮮之
人多被倭賊所殺列置首級于大同江邊沈將言不待

我至而先自交戰以爭小利雖被殺更何歸咎云云李鎰之報至今未來其兵利鈍時未得聞知不勝憂慮

平壤已復馳啓東宮狀　癸巳正月

昨日巡察使李元翼等傳報天兵與我軍協力進攻平壤天兵入自七星門我軍入自含毬門時方廝殺云云倭奴政當殄滅之期　宗社已有重恢之望不勝慶賀之至平壤旣已收復則所當更請天兵渡江前進策應北道之賊猶據巢穴不肯退去今若聞天兵大至平壤已復則必褫氣不敢遠竄向西之計然兵有先聲而後實宜乘此際分遣一枝軍馬出於永興高原定平之間則本道人民久望　王師必有響應之勢而咸興之賊

亦有反顧之憂咸賊既回則北道鄭文孚等諸軍可方
軌而進頃日天將到安州時面言既得平壤則當分兵
向北云而所患者天兵所過必須糧餉此道山郡一帶
一樣虛竭難可接濟且嶺路險遠客兵易爲困疲不如
使我軍往圖爲便區區之意平壤既爲無賊則 邸衛
扈從分出精銳四五百益以江東助防將朴名賢所率
之軍其數可至千餘又使宰臣有計慮一人爲咸鏡道
巡察使踰陽德孟山糾合南道軍民乘其不意勦擊咸
興以南之賊旬日之間鐵嶺以北可以收拾然後與江
原道合勢以向京畿而大軍從黃海以上東西掎角京
城可復醜類可盡伏乞下備邊諸臣從長議處毋失機

會

陳賑恤飢民事宜狀 二月

自賊變以來城中之民數月之後稍稍入城者其數不
可勝紀賊於平壤敗遁之後發憤肆毒乃於去月二十
四日夜中同時焚蕩城中屠殺人民不可數計鋒刃之
餘幸得逃生者分散隱伏於中興小川等處尚且千萬
餘人重以飢餓赤脫死者相枕憐不忍見臣前已分遣
軍官及通文于巡邊使李賓倡義使金千鎰秋義將禹
性傳全羅巡察使權慄廣州牧使邊應星等賚持穀物
百計賑活而緣無食物所活終是不廣臣軍官部將郭
護賑救引出於江華者男女老弱幷九百餘名李賓軍

官羽林衛戍男兒前後贓放者二百餘人其他諸陣出來
者陸續不絕而或多氣盡僵仆道路而死者馬山驛近
處有一乳下之兒其母已死而尙匍呱呱天將查摠兵
見而哀之令家丁馬上載來在營養飼情甚悲憫大抵
京營發有自皇內無復餘蓄凡干需聚涸轍之魚計日待
盡歇發則無繼不發則難支兩西之穀以天兵糧餉來
到江上者近日漕運俱在東坡者有米豆萬餘石其在後
西江者亦有數千餘石此外唐糧及請來到則大軍餉
復回來而勢可支給其中各官輸轉豆租二千餘石
亦在江上此則欲以代給馬豆而唐人不願受云別無
所用微臣不忍目前之悶謹以便宜除出一千石聚合

坡州開城府長湍積城麻田高陽朔寧豊德等處飢民
及京城流民之來到者均一賑救但春節已半賊兵未
退民間無一處種牟向萬之命無計得活不勝痛迫不
可以兵事之方急而少緩於救民臣發遣軍官玄楫持
舡隻行移于京畿海邊及忠淸道內沿等處取麥種數
千石以爲耕種之資而寒食已近海道往來遲速難期
且小民盡失農器亦無耕牛束手無策江華數萬許民
耕食事前因倡義使金千鎰狀備邊司已令調劃處置
今年之事若非多般區處難以濟活假使馬政爲重而
事當隨時不可膠守常規但必須得人專委其事然後
庶幾有益於公私不然則恐無利益　朝廷更加深思

急速一區處俾無緩不及事之憂如長湍臺串主地肥饒場馬爲賊所掠已無一匹此亦於今年許民耕作數年之後民有定接然後還爲牧場亦無不可此外海島可耕處如紫燕一彌等島亦量其便否施行

論軍糧民食狀 三月

賊兵本月二十二日多出碧蹄至惠陰嶺焚燒昌陵孝陵主山林木日暮還入城中二十四日又出焚蕩於三角山中興等處其處伏兵軍倡義中衛將村惟仁使義中衛將尹先正及義兵將李山輝等皆以衆寡不敵斂兵不敢交鋒盖其賊衆甚多散漫原野故難爲輕進亦其勢然也然臣近日詳察賊勢雖四出焚掠而其勢已

衰見我軍則必走故城東西十里之外不敢肆意刈草若出則舉陣成象彌漫遠近亦不久還退我軍亦不無激勵勸捕之心 如高陽楊州等處之民奮戰先登頗有斬獲而所患惟在於軍食之絶無食故軍不得聚軍不得聚故雖有可乘之機而計無所出極爲痛悶若使天兵糧餉之外稍有數千餘石之穀以爲軍糧則足可有爲而四顧無辦糧之處誠無可奈何至於京城之民初聞天兵將至滿城人民逃出四面者其麗不億既而天兵不時前進而飢餓困頓不能救活前日除出天兵馬祖一千石略爲分賑而其勢不能救萬分之一流民迫於飢死還爲出入城中尋覓食物於灰燼之中或多爲

賊所殺近日則聞賊佯爲善言使之還入而各出米粥
如賑救之狀故民之還向京城者逐日不絶欲令伏兵
軍人禁止則恐民益駭散只阻歸順之路置而不問則
又恐因此賊諜往來漏洩消息極爲難處民之所天惟
在於食在此既無資活之路則雖以空言日夕撫綏其
能收拾散去之民心乎況軍興調度百弊旁午孑遺殘
民顛仆待盡田野極目無一處耕種前月間臣發遣軍
官于忠清道海邊令移轉春牟千餘石以爲畿甸百姓
春種之資而至今未來時已過矣今雖來到亦無所及
只稷山正租三百石到泊自昨日分給近處之民使之
及時耕種其勢亦難遍及祇承有 旨內民生流離飢

餓駢死溝壑或俵給穀物以救死命或從便勸耕以圖
西成臣伏奉　德音感涕橫流無夥不抱自古所難近
處飢民及京城避亂流離士族男女老弱以臣在此望
其救活日來呼號者千百爲群臣徒持空手無力可濟
每朝令下人巡視則一夜死亡少不下七八多至於十
餘傷心切骨欲死不得若過一二月誠恐生類將盡臣
伏聞江華等處流民尤多而又軍官括粟之董散出閭
閻督出升斗於飢民口吻之餘怨聲盈路不可忍聞當
此民心向背之際此等舉措非所宜有臣雖不敢言而
竊惆寒心敢望　朝廷凡事之涉於病民者一切蠲除
其有不得已興發亦宜宣布　德意禁止苛暴庶生民

蒙一分之惠爲 國家長遠之慮

天兵退駐平壤後條列軍中事宜狀

臣竊以愚意量度今日事勢似漏恐未可以時月望其平復蓋緣此賊兇計不但在於我國故耳天兵不能乘破竹之勢急擊驅逐而退留累日無故自退使賊氣益驕醜類害吾所望者賊亦糧盡則難久留而近者遠處體探人所言龍山倉積粟餘存甚多賊之久據城堅守我則無食無草將有糜爛自潰之勢甚爲危迫不言可知臣謹條數三件計于後以備 詳擇下備邊司急速商量施行

一 京畿黃海江原等道軍糧已無可繼之路獨有忠

清全羅二道稍似完全故自前年一切經費無不取諸二道財力亦已殫竭矣今之來到東坡開城府者米豆萬數千餘石而我軍糧餉亦無出處故不得已除出分給若干大軍不久齊來則不過五六日而將之矣今惟當以求陸輸轉　天朝給賜糧料之在義州者六七萬石分置于延安江華開城等處既以繼餉軍兵有餘則推移賑救然後可無狼狽之患

一各處漕運之舡前年變生以後皆爲散去不知在處然舡隻非如他物可以隱匿必散在於江華海邊等處而無官主張故不能推問傳聞水運判官

有鄭汝忠者在延安時方推捉而久不來現假使來現恐其名微弱劣不足以辦漕運之事宜以有名望幹辦文官差出二人急速收拾舡隻一以漕運于南方一以漕運于西海使無遲滞後時之弊

一咸鏡道既已收復所當懲創前失聚合軍兵修葺城池以備後患且自鐵嶺以及嶺東西鱗次遮截進逼京都又以通於慶尚左道然後賊兵不敢恣意横行而黄海江原憑爲我有矣此乃急急之事措置豈可少緩臣意李鎰久在北道人所屬望急以鎰爲咸鏡江原道巡邊使往來二道經略其事何如鎰雖才器無以踰人而頗有誠心於國事且

於咸鏡之事又所諳悉今之見在武將中當此任
者恐無踰此

一今日大患莫大於節制多門號令雜出江原道有
兩巡察使而奇參專掌關東別無見效且臣素諳
其人非統御之才適足敗事臣意奇參似當急速
遞差使號令出一

一倭賊全以鐵丸爲長勝之技我國已矣不能相及
所以累敗近日竊觀中原之兵亦惟浙江兵砲手
以火箭火車虎蹲砲筤筅等器械制倭頃者查摠
兵分送火箭六百箇于全羅陣又令南方砲手數
人同在陣中臣適于權摠使之厚待南兵且令通

事一人在其處細問各項器械用砲之術別爲詳
錄以備傳習之資但我國火藥不多石硫黃焰焇
亦須多多預備而分送於忠淸全羅慶尙等道然
後可以備用伏乞 下該司或以銀兩多數貿來
于遼東等處移咨求請及時出送
一我國善於守城短於野戰令亦申勑諸邑爲守城
之計前日 啓請砲樓之制最爲守城要法恐人
未免置諸尋常不復致察至於有山城處積粟護
民尤係急務各處要害當守者亦皆隨便設築營
壘及砲樓令民無事則出耕有事則入保允爲便
益

一重賞之下必有死士　中國最重軍功得一級者
賞銀五十兩宴需三十兩此中人之產也以此軍
卒見賊爭進不復以退遁爲心雖因軍令素嚴亦
厚賞有以勸之故耳我國士卒雖有斬獲而得賞
甚少且或經年未施其何能激勸士心而使之冒
白刃不避乎往年賞格得賊只一級以上皆許登
科此固太重其後旋廢不行軍心益無所勸夫科
擧名分雖重而此平時所論也今　宗社無托神
都淪沒若此賊未退則雖重科擧惜名分何益此
正所謂皮盡則毛無所附也況我國公私賤人甚
多而良民日縮兵額不多今當變而通之臣意別

爲賞格亦遵前日之例而稍加增損良人則一級以上庶孽則二級公私賤則三級皆令許科預爲紅牌如空名告身送于元帥之府凡獲賊首者驗其眞僞若眞爲賊首而滿其級數者卽時給與紅牌若是則人雖赴湯蹈火皆以殺賊爲急不過旬日而賊首之來積者可以京觀矣此今日急先之務非徒臣意群情同然故不敢不達

一各處義兵等當初因守令邊將相繼逃竄各自聚兵其間或有自護鄕里者或有發於忠憤者要不可以一槩論也其後因節制無人而無所統攝則往往不事討賊而虛擁軍兵亦有貽弊民間者此

非但義兵之罪亦因 朝廷未能區處統御而然耳臣觀忠清道之中以義兵爲名者無慮數千餘人若以無益有弊而遽爲罷遣則義兵既散官軍未集更無憑藉驅策可以討捕臣意欲姑爲勑勵因其功勞有無而行其賞罰其中有成效者因使率軍立功其無效者或使屬於他人或卽施譴罰若是則數月之後義兵盡爲官軍而號令可以通行無弊亦乞 下備邊司詳議指揮

## 賑救飢民狀

近日京畿高陽交河坡州抱川積城楊州朔寧長湍喬桐豐德開城府等處之民及京中流離避亂士族婦女

不可勝數其在他處者勿論至於來在東坡就食求活
者日至千百臣非徒憐於目見且慮我民太半離於賊
中視其生死以爲去留不可不稍加賑濟以廣招懷之
路而顧無得粟之地亦不得已除出不切於兵之冗糧餉役
穀一斗餘石升合分給而猶不能足一日枕藉死者纍
纍八九人稱爲備問江華流民則其勢尤急不啻數日
生類將盡予圖日見如此之事尤切矜惻當此之時予方
急而糧穀蕩然荒政固難舉行但於　國家休戚生民
之政不可置諸無可奈何而不爲之處置已賣憲營有名且
望慈許之旨一人稱爲賑恤使從事於京畿江華之間
或作糜粥以救目前之急或於其沿海許可之處措置鹽盆一石或黃

角雜以松皮松葉以救塡壑之人且流民之在海島者無所於歸雖欲就食於黃海忠淸等處而水路難通則坐而待死此亦當有以處之然後庶幾有濟於萬一前執義權悏漢城庶尹申湜方以運糧從使從事官在此處此二人中一人稱爲賑濟使使主其事以示 國家恤民之意尤爲便益如當以重臣爲之則判尹柳根既以安撫之任時在江華姑令兼治賑恤之事亦無不可

乞抄擇精兵以爲後圖狀 六月

近日南邊賊報久未來到只因唐兵撥發兒所傳得聞一二而猶未仔細大槩自密陽以上則賊兵幾退云而

東萊釜山之間造作窟穴屯據自如尚無渡海之計云
兵亦不敢進前追勦將有還師之勢云其爲痛悶不可
形言我國及此賊退之際急急抄擇精兵多爲方略以
備將來之虞然後庶可望其禦賊也臣意精兵以精擇爲
貴而習戰之兵尤關於戰用如唐太宗時極擇精卒數
千皂衣玄甲分配麾下每於戰酣用之敵人披靡戰無
不勝蓋苟得習戰膽勇之人則一可以當千矣臣久在
行間見京畿諸邑如楊州高陽廣州等邑之軍經年與
賊厮殺心膽已堅見賊不怯每戰先登其間多有斬級
宣功著名行陣之人至於漢江以南水原南陽通津金
浦龍仁果川衿川等邑官軍義兵中亦不無驍健善戰

之民如秋義倡義兩陣之軍雖甚烏合然就其中求之則十中取一豈亦無可用者乎如此糾合則不出京畿十餘邑而可得精卒千餘以此推之忠清全羅慶尚三道所得尤多如江原道雖云殘薄山峒之間以射獵為生擊搏猛獸飢渴不困者亦多有之今宜隨處抄出勿論公私賤人吏庶孽雜類一切從實精抄而 國家優恤其妻子資以弓矢戰馬糧食分配猛將其中技能勇力卓然出類者或以軍功除職或屬禁軍使之有所興起而無厭避之心常川操練如有事變即時調發使之赴闕又令各官守令自擇境內精兵只務精繕不許冗雜亦須平時優恤教以陣法資以兵器一處生變則令

以所教之軍互相應援若是則軍卒精鍊而技藝不混
臨敵可無望風潰散之虞矣且臣又有一慮倭賊之所
恃以全勝者只是鳥銃一物而我國亦當日夜訓鍊使
軍士無不學習則賊之長技我亦有之矣且臣觀賊中
被擄逃還之人多兒童而年十四五以上之人亦多此
輩久在賊中隨行於戰鬪斬殺之場耳目精神殊異於
閭閻兒童此亦召募百餘人教鳥銃如兒童戲具之爲
者使之慣於心目次次傳習因以成俗則數年之後亦
可成軍而將來爲益必倍矣今國計財力難以養兵然
此乃至重不得已之事所當一切省約浮費專力於養
兵訓鍊以禦此賊然後生靈可保 國家可安矣近日

天兵四五萬半年在國猶且調度支給此則只除十分之一可以養士制敵何憚而不爲今天兵已不可恃而寇賊盤據腹內使人寒心計不知所圖敢陳瞽說而病中心思荒圖議不足以備 採擇於萬一蕪區區憂國切迫之悃伏希 朝廷之裁幸甚取

再乞鍊兵且做浙江器械多造火砲諸具以備後用狀

臣久患危病精神昏塞外間文報皆未得知昨日始因人傳聞南邊消息賊兵屯據釜山東萊之間尚無渡海之期桀逆滋甚又聞天將李提督以下諸兵還到忠州無意追擊等駱參將葉遊擊諸將已還漢都今日劉員外

又爲還去因譯官傳言聞胡澤等張皇賊勢至欲以釜
山倭賊更爲防守於遼東天津等處云此言若實則其
爲我國之憂有不可勝言一朝天兵盡去而賊氣益驕
嶺南一道之勢岌岌甚殆而湖南湖西當次受兵此
乃危急存亡之秋也不勝寒心近日駱參將聞臣有病
每遣譯官問訊且言今日我國之所當行者縷縷不已
意甚誠款大要以爲天兵盡去而賊復至則爾國將何
以禦之不如乘此南兵未還之前急急學習操練火砲
筤筅長鎗用劒等諸器械一一傳習以一教十以十教
百以百教千則數年之後可得精卒數萬倭雖再來而
勢可防守不然則爾國之事將無可爲者其說甚多而

無非爲我國深慮之遠慮欲備後患臣聞之不勝感泣計
今日南方之勢大段危迫防守之策當如敎旨且溺
國家掃置萬事專心於禦賊一事如駱衆將所言然後
庶或有望於萬一矣往時校書正字李自海在開城府
時監造鳥銃其精巧與倭銃無異而又造虎蹲砲其制
亦倣中國之砲臣亦在東坡又令火砲匠數人造火箭百
餘箇亦甚可用而皆以事力窘竭不能加造擲標在坡
州亦學於南方造火輪砲此等器械皆切於戰用而不
能多造恐無所益臣意以此匠人分送於南方州郡之
財力完實如羅州南原全州順天兵水營等處多數聚
會匠人使如自海者晝夜監造仍於各邑抄出有膽勇

之人勿論公私賤士族庶孽廣加學習如使一道之內
得銃手數千則足可以禦敵而以此推移諸道次次相
傳其打造匠人及善於放火者厚加賞典優恤妻子使
無厭苦之弊至於南方禦倭器械陣法自募抄擇數百
及南兵之未還別定勤幹武將一人配於天將晝夜學
習操鍊其他守城之要旗幟之色一倣浙江砲手使賊
有所畏憚則誠爲萬幸我國之事事急則倉皇失措事
過則解弛無爲此前後大弊也今則賊猶在腹心天兵
若去更無所恃失今不圖後雖欲悔之恐不可追且我
國兵亂之後銃筒火藥器械一切蕩然一時措備極難
今番大軍之來火藥之輸在開城府諸處者其數甚多

亦望移咨于宋經略使之仍爲留下以爲禦倭之用而其不足者急速貿易于 中朝廣布兩南然後可以足用駱叅將又云爾國土瘠民貧百姓無所賴而所用不過米布民安得不貧宜卽山採銀通物貨於遼東則糧穀百物流行灌注而數年之間民生可救矣此言則未知利害何如而亦關於國計民產故敢此并陳大抵今日之事只有禦賊保民一事而已上所陳諸條先爲得將委任責成勿許時刻怠緩以副臥薪嘗膽之意若如前悠悠大事日去臣病甚羸憊不能成語僅以念慮所及不勝憂悶之至粗達所聞一二惟在 朝廷叅商善處引而伸之以爲保邦之道

募京城軍卒練習浙江火砲狀

昨日午後李提督率大軍還入都城臣病伏深巷其回
軍曲折未知如何而此則必已具於接待使等狀啓惟
數日前駱參將親來臣所寓處問疾因語臣云提督今
將撤兵回來而倭賊之在海上者尚留不去甚爲可慮
聞提督之意或欲留駱參將于此鎭守然駱軍若留則侵
撓地方與倭賊無異駱將之計似無可留者而兵亦離家
甚久不願更留惟劉綎兵計到可留綎乃從親屬雖時
未知其意必留與否而此人若留則必有益矣此事須
遂馳啓於 國王或移咨經略提督區處爲可云其他
教鍊軍卒防備賊患之說甚多不能盡記臣因此竊料

留兵之事必爲大弊而賊兵未退則或恐難已然重係重大非臣愚見所能料測其詳在 朝廷商量處置大抵今日備賊之事一則爲先而抄出年少勇銳之軍配於六將傳習南方器械陣法乃是第一件事而適聞參將爲我國惓惓如此臣近於城中募得七十餘人其中多有能匠自今日爲始送于參將處擇一空曠屋子使之堅書而移文戶曹以陸續無乏不落處吹正者除出一百餘石一日人給二升以免飢餓追後應募之人連續來見其數必不止此若於數月內教之成才則分送諸道使教外方之人其益無窮伏乞 朝廷并爲事目且擇官員中誠心幹事者二人分領左右隊日夜

傳雜必得成效誠爲幸甚臣病勢少減而元氣虛羸眩流
汗終日一室之內扶而後起顧南方事勢極爲緊急而
都元帥金命元獨在其處萬一氣力漸蘇欲與之俱南下
未知病勢如何晝夜焦悶

請遣監賑救飢民狀 八月

臣今行發 一自踰竹嶺歷丹陽堤川原州由原州還淸
風到忠州將由鳥嶺下去慶尙道所經列邑一經蕩敗
只有溪山依舊而人民十亡八九田野之間蓬蒿極目
其中忠州賊所久屯而賊退之後又爲往來不已故
被害尤甚於他地方孑遺之民將不日俱盡極可哀痛
然其道內列邑已無儲峙無推移賑救之策只有魚鹽

一事稍可施行臣前在京城聞軍資副正尹先民諳悉監事招見問計先民云黃海道豐川瓮津長淵三邑之境有三四海島島中雜木蓊鬱若伐木爲薪招集近處塩戶及數千等使之煮取則一盆一日所煮可得五石塩官取其半而半與其煮塩之民公私無濟使之樂就旬月之間數萬石塩可以取辦因收聚公私船隻之隱漏於海邊者亦以塩石給直多數載舡散賣於兩湖海邊之今年農事頗稔處隨便換穀而稍下其直令民樂趨勿論兩麥木麥大小豆雜穀隨民間所有而貿之移轉於京江賑救京城之民以其餘分給於開城各官以爲春秋種子則其利甚博云云其言甚似可行臣因此思

量古語云救荒無善策蓋以無穀故無策耳鹽之為用與穀等人之所需不可一日而無之自古贍國救民之術以煮海為先苟善措置將取諸水而無窮今 國家遭此無前之變百物俱竭更無着手處獨有此一事為可講求急行故臣欲狀啓而未果言於守城大將俞泓使之馳啓奏又臣又南下來知泓之果為啓請而 朝廷之見允與否因令又見忠州等境飢困轉甚且以地方遼遠無鹽只以僉窮民雜採橡實草木之葉而無鹽和煮殺然不活 聞此時若運千餘石之鹽輸到忠州散給於清風丹陽堤川永春槐山陰城等處則民之賴此而生活者將不可以數計但此事惟在得人如未得人則

一張文字亦無聲端緒無一分之補而先民爲人頗似勤幹且聞川營事爲兵將所悅貿辦軍糧亦有其效云姑令此人試以其事以觀其能否似爲無妨至如京畿西海諸島如南陽之大阜靈興仁川之紫燕三木龍鱗等處比皆可別爲一方使一帶經理不然則京城及畿甸數百里以及忠清諸道遂致無穫入冬轉竭未及明春生類將盡豈不寒心而可少遲於區處乎當今兵戈未息軍興方急兩湖財力已盡虛竭百萬生靈如涸轍之魚必須晝思夜度自調兵禦賊之外尤急急於救活民命先事區畫竭其心力如救焚拯溺爲事而必要其成用人而必求其實無一毫悠泛怠緩之習自閒於施措之

際然後庶可有濟於萬一臣前任安州時常請於海島可耕處勸民耕種又在東坡請於江華二三處給民耕作以廣得穀之路臣之愚意以為六路郡邑已盡蕩而人民之避亂流離散處海邊者無所係著若為此舉海邊肥饒之地多數開墾若得豐熟則既可以救流散之民命又可以漸為積穀之計若近京諸島穀物豐足則公私自可取資所謂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是雖有不虞之變而島內之穀亦可取用如外庫矣昔在前朝五百年間外寇侵凌或至京師者非一而其時江華紫燕等島人民多聚耕種不廢國有賴焉今則盡棄為禽獸之場而諸島牧子又為無賴監牧官董私占割剝之物於

公家有何利焉臣竊念國家厄運非常兵禍之熄亦可
以時月計前頭之事有千可憂萬可憂敢望 朝廷深
思經遠之慮綢繆備豫於未甚亦禄之前以之迓續天
心保全民生不勝涕泣祈祝之至縷縷陳瀆罪當萬死

封上吳遊擊書兼陳禦賊形勢狀

昨日吳遊擊自尚州致書于臣言設險禦敵事臣前於
忠州路中與聞分付曾判書令共命元陪宣將數員將踏
勘鳥嶺等處設險便否而來而未知何事今見吳遊擊
書中亦言此事可否措置當出自 朝廷故其書謹封
上而一邊移文于都元帥及左右道巡察使令查勘各
處要害之處回報於吳遊擊但設險禦寇固係今日急

務而賊勢散漫如前年則深山窮谷無處不通難可一
二防塞且雖欲爲之非今日民力所堪不識將何處之
而可以有益大抵兇賊以東萊釜山爲窟穴以蔚山機
張金海昌原爲首尾以梁山密陽爲腰背我兵若欲剿
擊此據西則衝東彼據山設於阨隘之地而使我奔走
不遑力疲食少自致困極而坐墮其算以售兇賊之計
莫究謀所在實非偶然臣之過慮竊以今日形勢反覆
詳度則雖設百險於絶處而若鎭南不能支遠則江原
兩湖當次第受兵而大事去矣蓋賊之願所忌體者矣
兵耳今若令劉總兵之軍進駐於大丘淸道之境左右
顧眄陳截慶州及中路內侵之勢又使臣營將進駐於

固城泗川之境遮遏賊兵西犯之路且令三道舟師悉
陸合勢以壯聲威而從海道自順天運湖南之穀以爲
軍糧便風一日而可至以省陸運之弊因令郭再祐升
晋等臨鼎津而設機固守無使賊兵得渡三嶺遵兵且
戰且守則賊勢自斂不敢肆意衝突若是則賊人必窮既
無所得水道輸運之糧又不能持久而國事庶望有濟
於萬一矣凡兵家之事臣固不敢妄言然其要在先得
形勢形勢得失而勝負以決苟不得形勢而徒以決其圖
浪戰爲務者適足爲敵所擒而已往日賊之屯據京城
之時權慄率烏合軍居中堅守坡州使賊不得直下高
彦伯諸防禦之軍爲左右翼挾擊東道之賊朴惟仁尹先

正李山輝之軍往來設伏於西道爲右還救擊西出之
賊又有丁傑等舟師從龍山津擊賊兵於南路雖其食
少軍疲不能進決於堅城之下而其形勢則已在我矣
故自二月以後諸將斬獲愈多賊不敢刈草於東西城
外馬死者不計其數卒之逡巡遁去若其形勢在彼而
有不動之勢則其時天兵已還平壤發講之賊豈肯變
我而自退哉今日之勢亦與此頗相類但所大患者道
內軍糧已盡推移各站之穀如刮龜背無可繼之策又
時候已寒士卒一夏衣盡敝或多赤露肌體者今聞將帥
以下歸意已盛恐難止之雖或聽之在此一不能支待計
亦無如之何此臣之愚昧彷徨四顧罔知所措者也臣

病旣沉痼精識益昏從前妄料軍國之事今又冒瀆管
窺顚錯必多而思慮所及不敢不達惟望 朝廷之速
施長策以救顚危之勢

請下送譯官照察天兵放糧及發下三道奴婢
重布授衣天兵狀

臣自始至今觀支待天兵之事其間耗失疊疊之弊不
可紀極以天下之力爲之其勢亦將難支近自南下
以後遼薊宣大等處之兵沿途作拏毆打官吏結縛下
人要索酒食日以益甚守令不能支當遂以苟免爲計
遠避山僻之處只使下人主管言語旣不相通傍無譯
官之通情者其爲濫侵實何所禁止至於刷馬每站責

出騎持而去百不一還朝朝暮暮相繼不絶民間牛馬
一空其出猶不已其爲生民之厄亦不可忍言然他無
可救之策只宜令接伴使從便呈稟於提督出令于管
下諸將庶可少戢於萬一而亦未知如何徒爲悶嘆大
抵放糧等事必須有譯官往來傳語而此處無一譯官
雖有可言之事有同喑啞前日放糧譯官南允咸等不
知今在何處其間可當者一人宜急速下送且劉總兵之
軍五千餘人多是南方之人經夏及秋所着衣服盡破
多有赤體之卒目今秋候漸深設使久留則不可以此
單衣經冬而我國物力已盡雖欲覆衣於許多之兵以
慰其心其勢似難然天兵之心而我國遠戍萬里之外亦不

可忍視而不爲之所乎臣意道內各官及兩湖五千卯條奴
婢身貢木布除減有留在之處若出一百同則可給五千人
人各一疋二百同則人各二疋[illegible]內需司行二[illegible]於
不給故臣前於軍官定世興持狀進去請不及行 啓
而只令世興得告於備邊司數日不來欽氣急[illegible]誠恐日
候猝嚴不及區處敢此啓稟 朝廷急急分付於下來
戶曹官員登時處置毋失中原三千年之心

請急遣調度使與臣同管餉事及許長興府使

柳希元以關軍律事

慶尚左右道糧餉之絶接濟策事前已累度狀 啓
續擬督運 御史尹敬立與劉總兵吳遊擊兩軍皆

來尚州有久駐之計尚州軍糧已爲蕩竭總兵令下人
自爲封閉倉中餘在之穀又令盡取大灘站所儲米豆
呂吳遊擊之軍則無所支給不得已使其軍人移來聞慶
站餘在米豆以支而遠處轉運不能及時兩站所餘米
豆其數甚少不過數日而將盡又見駱參將牌文欲自
湖南來駐尚州爲嶺等之計令本道催運糧餉要使錢之
云云臣自原州下來時歷見忠州聞慶大灘三站之穀
惟聞慶僅有米千餘石大灘有米六百餘石忠州則所
儲亦少若使大軍俱聚於此纔僅支七八日之食而四
顧無可灌輸之處尤爲悶迫無過於此大抵慶尚左右
道中未經蕩敗之邑左道則星州榮川豐基奉化靑松眞

寶寧海盈德清河延日九邑而前後出站之穀皆倚辦
於此至今不絕右道則居昌安陰山陰咸陽晉州稍完
及晉州陷沒之後諸將等率軍退北所經之處公私蕩
竭如咸陽則儲穀最多且有湖南運來之穀而縱其士
卒打破官庫散盡無餘實今日亦盡費於倭賊之禍一不全
於此而道內財力一時俱竭一絕於前日湖南船運來豆
九千餘石來泊于慶尚道泗川逆賊犯晉州之時亦爲
我國舟師所取用今見都元帥權慄牒報只有二千六
百餘石而諸將所率之軍盡皆飢餓不得不取用此亦
難用於天兵之供當今賊兵屯據海上兇謀難測道內
無軍無食脫有衝突之變萬無支撑之勢所恃者惟在

天兵而軍糧日益匱竭更無善後之策徒切痛悶罔知
所措自古軍興之際必以糧食爲先其所區畫經理必
也纖悉曲盡不遺錙銖然後可以無乏此所以給餽餉
不絕糧道爲最難也自前年生變以來中外軍餉專倚
於忠淸全羅而初無一人主掌經理之員許多公私之
蓄盡歸於官軍義兵冗食耗欠之中及天兵下來嶺南
之後轉運措處及散俵給皆無頭緖散失太半其中或
有識見之人徒見倭賊出離京城以爲不日將盡渡海
沿途餽運不過數日間事耳以此莫爲遠計守令差使
員等厭憚奔走之勞且不欲爲唐兵所侵軼遠避安坐
於山谷之間而使監官下人主掌出納不問多少以此

全羅道軍糧米來在各站者尤多散失同知經筵臣前
在陜川郡內有不知來處馬豆四十餘石積於空家推
問邑守終不得其授受之人其他狼濫乾沒之狀不可
悉數調度重事有同兒戲而已曾判書李誠中又復身
死無人主管雖有督運 御史尹敬立竭力奔走道途
事多何能遍及今雖已晩 朝廷必須急遣有心計識
心國事善於調度重臣一員專掌其事詳察從此多
寡之數預先推移且今秋稼向熟亦於稍稔之處多送
空名告身免役帖稍減石數使人樂趨辦出數萬石之
穀然後大事庶幾可濟臣又有一說國事之所以至此
者專由於事事無實其次紀綱解弛人心縱恣之致臣

聞六月晉州陷沒時全羅道伏兵將長興府使柳希先
守豆恥津賊兵初來到津且津水連海廣闊無舡則雖
有百萬之賊不可飛渡而希先聞聲逃走經過光陽順
天之境大呼賊至光陽順天一時潰散亂民因之焚掠
倉穀蕩無遺存以及樂安康津求禮谷城亦皆一擾騷
動百年保障雄富之地爇故火燼舟師糧餉前此亦取
諸數邑而今皆虛竭士卒未免飢餓云云義全羅水使
李舜臣牒天府使權俊光陽縣監魚泳潭等所報皆然
以此觀之全羅海邊一帶各官之敗專在於柳希先逃
生感舊之罪萬死難贖近日諸將等既擁重兵不能出
一卒以救晉州之急顧乃爲賊先驅鼓動人心使兩南

十餘邑一朞之間糧餉運已無措辦之勢國事益至於無可奈何之地而柳希先罪狀元爲駭愕臣已移文都元帥使之按律施行以警其餘 朝廷亦宜痛念今日危急之勢振肅紀綱使守土之官以死守爲心將兵之臣以死綏爲意然後國事庶或有望於萬一

請鑄黜職啓狀 丁酉冬

今日早朝臣詣經理衙門通名李德馨先入論說何事通事宋業男在遠處聽得經理言柳某得罪於邢軍門聞軍門之來逃避來此運糧等事專委于承勳爲之宋業男即以此言傳之於臣而臣未敢信聽既而德馨退臣問於德馨德馨云無有是語臣亦意業男或誤聽即

進行禮而退午後有白都司潢伺候過臺官應後來言
持平南以恭言於白都司云此處管糧官多且有議政
檢勅倭別無所事何以爲之都司言老爺言柳某得罪
軍門逃來必且隨我前去糧運催督不可爲云後須仍
在此催發軍糧不可還去始知朝來宋業男所傳者非
是誤傳也臣竊聽見既重人鬼交惑千萬意外得此不測
之言追日之事況惚如夢莫測頭緖今番出來已知因
此添成一段禍端必且上累 國家下速臣罪會將此
意暫達於 天聽只緣跡嫌避事不敢堅辭踊躋承
命而來晝夜憂痛如坐針氊今果如此臣行止狼狽不
知所出臣之一死有似蟪蟻但不死於國事而死於惡

名目所不瞑且臣忝在大臣之列受此名以死則國事
亦將如何經理今日前去慶州臣一不敢隨去以益其疑
當在中路以竢　朝廷之命而亦難於自由伏乞　朝
廷亟賜處置以不職無狀之罪鐫黜臣職使臣明白歸
死於　輦下以昭雪誣枉實　天地父母生成之恩而
國家之幸

承有　旨處置道內軍民後上云狀

臣竊見本道形勢左右道皆急而目下右道之勢尤為
危急蓋方天兵攻圍蔚山時右道兵使鄭起龍以下皆
調赴左道而右道空虛賊乘其間隙恣行攻掠自星州
以下草溪陜川宜寧山陰三嘉晉州丹城河東昆陽泗

川固城鎭海咸安漆原昌原皆爲不守之地而賊兵出
入焚蕩殺掠人民日以益甚自天兵退來慶州臣即與
都元帥相議令鄭起龍急還右道收拾餘兵以爲把截
之計其後都元帥又送韓明璉使之協勢而時未得成
軍御賊巡察使李用淳亦以天兵支待長在左道故右
道無監司已久以此民心渙散士族世家皆束裝向北
以爲避亂之計小民奔入山谷不應調度即今春節漸
深農務方始而莫有以耕種爲心者若過數月則不待
賊至而遺民舉皆糜爛極爲寒心至於天兵往來一路
困於刷馬支待之役郡邑蕭然日就板蕩如臣愚計誠
不知所出大抵今日之勢與前有異前則賊雖在境上

而其所屯聚處不過蔚山東萊金海數邑而已今則自蔚山西生浦首尾連亘數百里直至全羅順天光陽之界據水陸之險作爲窟穴多聚我民之被擄者張其形勢近日連據諸陣偵探人所報蔚山賊窟方加築城柵晝夜不止又於梁山亦築城壘右道晉州泗川昌原固城之間亦有連營築城之狀而居昌咸陽三嘉丹城等處逐日焚蕩云此其兇謀所在未必不在於蚕食之計如自蔚山更進則慶州而自晉州又進一步則當爲宜寧陜川其勢豈有窮已哉此臣之區區愚料未嘗不爲之寒心者也大槩右道之賊雖多出攻刼而或十百爲群我國奸民相雜出沒如使在我稍有力戰之將精鋭

之卒則亦可驅除而不得下手今宜令忠清兵使李時
言簡率精銳急下右道與鄭起龍金應瑞等合勢以逐
晋泗留屯之賊如晋泗無賊則我軍當晝䟦江鼎津以
守兩內地之民頗可恃此爲固安集耕作以圖進取矣
至於左右道雖有兵使而中間虗闊氣脉不通當別置
一將於大丘屯兵訓鍊以連左右之勢事臣前已狀
啓但置將不可不慎郭再祐金應瑞二人中似當擇而
任之惟在 朝廷商量早處而已我國被擄之人淪入
賊中不能自拔而爲其服役或作爲耳目多般作惡極
爲痛憤然究其所以致此以其一入賊中則賊必剃頭
變服換作倭形而各陣伏兵利其得功不問眞假逢即

斬殺故其間雖有不忘鄉井欲還出來者而畏死不敢出益堅附賊之心漸阻歸順之路惟其如是故賊衆日滋而我勢日縮苟能設法招撫使之盡數出來則賊亦無所施其奸計矣臣下來之初卽以此意移文各陣知委今據晉州牧使李玹馳報校生河慶男誘引本州被擄人二百二十二名而左防禦使權應銖陣中亦有誘引出來者二十一名右兵使鄭起龍陣中誘引固城晉州人男婦百二名成冊來報矣但此輩皆是失業流離之徒既出而無資生之路則勢將渙散顛仆而亦不無還爲投入之憂未出者視此爲戒則欲出而還止矣當使勾糧之官如李詠道成安義者次知區處或移諸上

道稍遠賊巢處擇便好田土閑曠地給農糧種子牛隻安頓住活限年復其徭役勿使流散則賊中留在者聞聲告語相繼來投而賊之枝黨自孤矣且賊久處我土今已七年出沒作賊時皆扮作我國人模樣不可辨別此亦當有以處之若令道內男丁皆帶腰牌內面書其姓名容貌外面烙印所居官號一齊佩持既足以分辨奸細人又可以防禁邪移亦係今日可行之策已上諸條臣以區區識計移文於本道巡察使及都元帥知委後輿病上去自 朝廷更加商量去取施行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厓西 三